

中国古代公案小说选（一）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世事翻腾似转轮，眼前凶吉未为真。
请看久久分明应，天道何曾负善人？

闻得老郎们相传的说话，不记得何州甚县，单说有一人，姓金名孝，年长未娶。家中只有个老母，自家卖油为生。一日挑了油担出门，中途因里急，走上茅厕大解，拾得一个布裹肚，内有一包银子，约莫有三十两。金孝不胜欢喜，便转担回家，对老娘说道：“我今日造化，拾得许多银子。”老娘看见，到吃了一惊，道：“你莫非做下歹事偷来的么？”金孝道：“我几曾偷惯了别人的东西？却恁般说！早是邻舍不曾听得哩。这裹肚，其实不知什么人遗失在茅坑旁边，喜得我先看见了，拾取回来。我们做穷经纪的人，容易得这主大财？明日烧个利市，把来做贩油的本钱，不强似赊别人的油卖？”老娘道：“我儿，常言道：‘贫富皆由命。’你若命该享用，不生在挑油担的人家来了。依我看来，这银子虽非是你设心谋得来的，也不是你辛苦挣来的。只怕无功受禄，反受其殃。这银子，不知是本地人的，远方客人的？又不知是自家的，或是借贷来的？一时间失脱了，抓寻不见，这一场烦恼非小。连性命都失图了。也不可。曾闻古人裴度还带积德，你今日原到拾银之处，看有甚人来寻，便引来还他原物，也是一番阴德，皇天必不负你。”

金孝是个本分的人，被老娘教训了一场，连声应道：“说得是，说得是。”放下银包裹肚，跑到那茅厕边去。只见闹嚷嚷的一丛人围着一个汉子，那汉子气忿忿的叫天叫地。金孝上前问其缘故。原来那汉子是他方客人，因登东，解了裹肚，失了银子，找寻不见。只道卸下茅坑，唤几个泼皮来，正要下去淘摸，街上人都拥着闲看。金孝便问客人道：“你银子有多少？”客人胡乱应道：“有四五十两。”金孝老实，便道：“可有个白布裹肚么？”客人一把扯住金孝，道：“正是，正是。是你拾着，还了我，情愿出赏钱。”众人中有快嘴的便道：“依着道理，平半分也是该的。”金孝道：“真个是我拾得，放在家里，我只随我去便有。”众人都想道：拾得钱财，巴不得瞒过了人，那曾见这个人到去寻主儿还他？也是异事。金孝和客人动身时，这伙人一哄都跟了去。

金孝到了家中，双手捧出裹肚，交还客人。客人检出银包看时，晓得原物不动；只怕金孝要他出赏钱，又怕众人乔主张他平分，反使欺心，赖着金孝，道：“我的银子，原说有四五十两，如今只剩得这些，你匿过一半，可将来还我！”金孝道：“我才拾得回来，就被老娘偏我出门，寻访原主还他，何曾动你分毫？”那客人赖定短了他的银两，金孝负屈忿恨，一个头肘子撞去。那客人力大，把金孝一把头发提起，像只小鸡一般，放翻在地，捻着拳头便要打。引得金孝七十岁的老娘，也奔出门前叫屈。众人都有些不平，似杀阵般嚷将起来。

恰好县尹相公在这街上过去，听得喧嚷，歇了轿，分付做公的拿来审问。众人怕事的，四散走开了。也有几个大胆，站在旁边看县尹相公怎生断这公事。

却说做公的，将客人和金孝母子拿到县尹面前，当街跪下，各诉其情。一边道：“他拾了小人的银子，藏过一半不还。”一边道：“小人听了母亲言语，好意还他，他反来图赖小人。”县尹问众人：“谁做证见？”众人都

上前禀道：“那客人脱了银子，正在茅厕边抓寻不着，却是金孝自走来承认了，引他回去还他。这是小人们众目共睹。只银子数目多少，小人不知。”县令道：“你两下不须争嚷，我自有道理。”教做公的带那一千人到县来。

县尹升堂，众人跪在下面。县尹教取裹肚和银子上来，分付库吏，把银子兑准回复。库吏复道：“有三十两。”县主又问客人道：“你银子是许多？”客人道：“五十两。”县主道：“你看见他拾取的，还是他自家承认的。”客人道：“实是他亲口承认的。”县主道：“他若是赖你的银子，何不全都拿了？却只藏一半，又自家招认出来？他不招认，你如何晓得？可见他没有赖银之情了。你失的银子是五十两，他拾的是三十两，这银子不是你的，必然另是个人失落的。”客人道：“这银子实是小人的，小人情愿只领这三十两去罢。”县尹道：“数目不同，如何冒认得去。这银两合断与金孝领去，奉养母亲；你的五十两，自去抓寻。”金孝得了银子，千恩万谢的，扶着老娘去了。那客人已经官断，如何敢争？只得含羞噙泪而去。众人无不称快。这叫做：

欲图他人，翻失自己。

自己羞惭，他人欢喜。

看官，今日听我说“金钗钿”这椿奇事。有老婆的翻没了老婆，没老婆的翻得了老婆。只如金孝和客人两个，图银子的翻失了银子，不要银子的翻得了银子，事迹虽异，天理则同。

却说江西赣州府石城县，有个鲁廉宪一生为官清介，并不挣钱，人都称为“鲁白水”。那鲁廉宪与同县顾念事累世通家。鲁家一子，双名学曾；顾家一女，小名阿秀，两下面约为婚。来往间亲家相呼，非止一日。因鲁奶奶病故，廉宪携着孩儿在于任所，一向迁延，不曾行得大礼。谁知廉宪在任，一病身亡。学曾扶柩回家，守制三年，家事愈加消乏，止存下几间破房子，连口食都不周了。

顾念事见女婿穷得不象样，遂有悔亲之意，与夫人孟氏商议道：“鲁家一贫如洗，眼见得六礼难备，婚娶无期；不若别求良姻，庶不误女儿终身大事之托。”孟夫人道：“鲁家虽然穷了，从幼许下的亲事，将何辞以绝之？”顾念事道：“如今只差人去说男女长大，催他行礼。两边都是宦家，各有礼面，说不得‘没有’两个字，也要出得他的门，入的我的户。那穷鬼自知无力，必然情愿退亲。我就要了他休书，却不一刀两断？”孟夫人道：“我家阿秀性子有些古怪，只怕他到不肯。”顾念事道：“在家从父，这也由不得你。你只慢慢地劝他便了。”

当下孟夫人走到女儿房中，说知此情。阿秀道：“妇人之义，从一而终，婚姻论财，夷虏之道。爹爹如此欺贫重富，全没人伦，决难从命。”孟夫人道：“如今爹去催鲁家行礼，他若行不起礼，倒愿退亲，你只索罢休。”阿秀道：“说那里话？若鲁家贫不能聘，孩儿情愿守志终身，决不改适，当初钱玉莲投江全节，留名万古。爹爹若是见逼，孩儿就拚却一命，亦有何难！”孟夫人见女儿执性，又苦他，又怜他。心生一计：除非瞒过念事，密地唤鲁公子来，助他些东西，教他作速行聘，方成其美。

忽一日，顾念事往东庄收租，有好几日担阁。孟夫人与女儿商量停当了，唤园公老欧到来。夫人当面分付，教他去请鲁公子，后门相会，如此如此，“不可泄漏，我自有重赏。”老园公领命，来到鲁家。但见：

门如败寺，屋似破窑。窗榻离披，一任风声开闭；厨房冷落，

绝无烟气蒸腾。颓墙漏瓦权栖一足，只怕雨来：旧椅破床便当柴，也少火力。尽说宦家门户倒，谁怜清吏子孙贫？

说不尽鲁家穷处。

却说鲁学曾有个姑娘，嫁在梁家，离城将有十里之地。姑夫已死，止存一子梁尚宾，新娶得一房好娘子，三口儿一处过活，家道粗足。这一日鲁公子恰好到他家借米去了，只有个烧火的白发婆婆在家。老管家只得传了夫人之命，教他作速寄信去请公子回来：“此是夫人美情，趁这几日老爷不在家中，专等专等，不可失信。”嘱罢自去了。这里老婆子想道：此事不可迟缓，也不好转托他人传话。当初奶奶存日，曾跟到姑娘家去，有些影像在肚里。当下嘱咐邻人看门，一步一跌的问到梁家。梁妈妈正留着侄儿在房中吃饭，婆子向前相见，把老园公语言细细述了。姑娘道：“此是美事。”撺掇侄儿快去。

鲁公子心中不胜欢喜，只是身上蓝缕，不好见得岳母，要与表兄梁尚宾借件衣服遮丑。原来梁尚宾是个不守本分的歹人，早打下欺心草稿，便答应道：“衣服自有，只是今日进城，天色已晚了；宦家门墙，不知深浅，令岳母夫人虽然有话，众人未必尽知，去时也须仔细。凭着愚见，还屈贤弟在此草榻。明日只可早往，不可晚行。”鲁公子道：“哥哥说得是。”梁尚宾道：“愚兄还要到东村一个人家，商量一件小事，回来再得奉陪。”又嘱付梁妈妈道：“婆子走路辛苦，一发留他过宿，明口去罢。”妈妈也只道孩儿是个好意，真个把两人都留住了。谁知他是个奸计，只怕婆子回去时，那边老园公又来相请，露出鲁公子不曾回家的消息，自己不好去打脱冒。正是：

欺天行当人难识，立地机关鬼不知。

梁尚宾背却公子，换了一套新衣，悄地出门，径投城中顾金事家来。

却说孟夫人是晚教老园公开了园门伺候。看看日落西山，黑影里只见一个后生，身上穿得齐齐整整，脚儿走得慌慌张张，望着园门欲进不进的。老园公问道：“朗君可是鲁公子么？”梁尚宾连忙鞠个躬应道：“在下正是。因老夫人见召，特地到此，望乞通报。”老园公慌忙请到亭子中暂住，急急的进去，报与夫人。孟夫人就差个管家婆出来传话，请公子在内室相见。才下得亭子，又有两个丫鬟，提着两碗纱灯来接。弯弯曲曲行过多少房子，忽见朱楼画阁，方是内室。孟夫人掀起朱帘，秉烛而待。那梁尚宾一来是个小家出身，不曾见恁般富贵样子；二来是个村郎，不通文墨；三来自知假货，终是怀着个鬼胎，意气不甚舒展。上前相见时，跪拜应答，眼见得礼貌粗疏，语言涩带。孟夫人心下想着：“好怪！全不像宦家子弟。”一念又想：“常言‘人贫智短’，他恁地贫困，如何怪得他失张失智？”转了第二个念头，心下愈加可怜起来。

茶罢，夫人分付忙排夜饭，就请小姐出来相见。阿秀初时不肯，被母亲逼了两三次，想着：父亲有赖婚之意，万一如此，今宵便是永诀；若得见亲夫一面，死亦甘心。当下离了绣阁，含羞而出。孟夫人道：“我儿过来见了公子，只行小礼罢。”假公子朝上连作两个揖，阿秀也福了两福，便要回步。夫人道：“既是夫妻，何妨同坐。”便教他在自己肩下坐了。假公子两眼只瞧那小姐，见他生的端丽，骨髓里都发痒起来。这里阿秀只道见了真丈夫，低头无语，满腹悽惶，只饶得哭下一场。正是：

真假不同，心肠各别。

少顷，饮馔已到，夫人教排做两桌，上面一桌请公子坐，打横一桌娘儿

两个同坐。夫人道：“今日仓卒奉邀，只欲周旋公子姻事，殊不成礼，休怪休怪。”假公子刚刚谢得个“打搅”二字，面皮都急得通红了。席间夫人把女儿守志一事，略叙一叙，假公子应了一句，缩了半句。夫人也只认他害羞，全不为怪。那假公子在席上自觉局促，本是能饮的，只推量窄，夫人也不强他。又坐了一回，夫人分付收拾铺陈在东厢下，留公子过夜。假公子也假意作别要行，夫人道：“彼此至亲，何拘形迹？我母子还有至言相告。”假公子心中暗喜。只见丫鬟来禀，东厢内铺设已完，请公子安置。假公子作揖谢酒。丫鬟掌灯送到东厢去了。

夫人唤女儿进房，赶去侍婢，开了箱笼，取出私房银子八十两，又银杯二对，金首饰一十六件，约值百金，一手交付与女儿，说道：“做娘的手中只有这些，你可亲去交与公子，助他行聘完婚之费。”阿秀道：“羞答答如何好去？”夫人道：“我儿，礼有经权，事有缓急。如今尴尬之际，不是你亲去嘱咐，把夫妻之情打动他，他如何肯上紧？穷孩子不知世事，倘或外人商量，被人哄诱，把东西一时花了，不枉了做娘的一片用心？那时悔之何及！这东西也要你袖里藏去，不可露人眼目。”阿秀听了这一班道理，只得依允，便道：“娘，我怎好自去？”夫人道：“我教管家婆跟你去。”当下唤管家婆来到，分付他只等夜深，密地送小姐到东厢，与公子叙话。又附耳道：“送到时，你只在门外等候，省得两下碍眼，不好交谈。”管家婆已会其意了。

婆捱门而进，报道：“小姐自来相会。”假公子慌忙迎接，重新叙礼。有这等事：那假公子在夫人前一个字也讲不出，及至见了小姐，偏会温存絮话！这里小姐，起初害羞，遮遮掩掩。今番背却夫人，一般也老落起来。两个你问我答，叙了半晌。阿秀话出衷肠，不觉两泪交流。那假公子也装出捶胸叹气，揩眼泪缩鼻涕，许多丑态。又假意解劝小姐，抱持绰趣，尽他受用。管家婆在房门外，听见两下悲泣，连累他也凄惶，堕下几点泪来。谁知一边是真，一边是假。阿秀在袖中摸出银两首饰，递与假公子，再三嘱咐，自不必说。假公子收过了，便一手抱住小姐把灯儿吹灭，苦要求欢。阿秀怕声张起来，被丫鬟们听见了，坏了大事，只得勉从。有人作《如梦令》词云：

可惜名花一朵，绣幙深闺藏护。不遇探花郎，抖被狂蜂残破。

错误，错误！怨杀东风分付。

常言：“事不三思，终有后悔。”孟夫人要私赠公子，玉成亲事，这是锦片的一团美意，也是天大的一樁事情，如何不教老园公亲见公子一面？及至假公子到来，只合当面嘱咐一番，把东西赠他，再教老园公送他回去，看个下落，万无一失。千不合，万不合，教女儿出来相见，又教女儿自往东厢叙话，这分明放一条方便路，如何不做出事来？莫说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使不得，枉做了一世牵扳的话柄。这也算做姑息之爱，反害了女儿的终身。

闲话休题。且说假公子得了便宜，放松那小姐去了。五鼓时，夫人教丫鬟催促起身梳洗，用些茶汤点心之类。又嘱咐道：“拙夫不久便回，贤婿早做准备，休得怠慢。”假公子别了夫人，出了后花园门，一头走一头想道：“我白白里骗了一个宦家闺女，又得了许多财帛，不曾露出马脚，万分侥幸。只是今日鲁家又来，不为全美。听得说顾念事不久便回，我如今再担阁一日，待明日才放他去。若得顾念事回来，他便不敢去了，这事就十分干净了。”计较已定，走到了酒店自饮三杯，吃饱了肚里，直延捱到午后方才回家。

鲁公子正等得不耐烦，只为没有衣服，转身不得。姑娘也焦燥起来，教庄家往东村寻取儿子，并无踪迹。走向媳妇田氏房前问道：“儿子衣服有么？”

田氏道：“他自己检在箱里，不曾留得钥匙。”原来田氏是东村田贡元的女儿，到有十分颜色，且又通书达礼，田贡元原是石城县中有名的一个豪杰，只为一个有司官与他做对头，要下手害他，却是梁尚宾的父亲与他舅子鲁廉宪说了，廉宪也素闻其名，替他极口分辩，得免其祸，因感激梁家之恩，把这女儿许他为媳。那田氏像了父亲，也带三分侠气，见丈夫是个蠢货，又且不干好事，心下每每不悦，开口只叫做“村郎”。以此夫妇两不和顺，连衣服之类，都是那“村郎”自家收拾，老婆不去管他。

却说姑侄两个正在心焦，只见梁尚宾满脸春色回家。老娘便骂道：“兄弟在此专等你的衣服，你却在那里嗜酒，整夜不归？又没寻你去处！”梁尚宾不回娘话，一径回到自己房中，把袖里东西都藏过了，才出来对鲁公子道：“偶为小事缠住身子，担阁了表弟一日，休怪休怪。今日天色已晚了，明日回宅罢。”老娘骂道：“你只顾把件衣服借与做兄弟的，等他自己干正务，管他今日明日！”鲁公子道：“不但衣服，连鞋袜都要告借。”梁尚宾道：“有一双青缎子鞋在间壁皮匠家允底，今晚催来，明日早奉穿去。”鲁公子没奈何，只得又住了一宿。

到明朝，梁尚宾只推头疼，又睡个日高三丈。早饭都吃过了，方才起身，把道袍、鞋、袜慢慢的逐件搬将出来，无非要延捱时刻，误其美事。鲁公子不敢就穿，借个包袱儿包好，付与老婆子拿了。姑娘收拾一包白米和些瓜菜之类，唤个庄客送公子回去，又嘱咐道：“若亲事就绪，可来回复我一声，省得我牵挂。”鲁公子作揖转身，梁尚宾相送一步，又说道：“兄弟你此去须是仔细，不知他意儿好歹，真假如何。依我说，不如只往前门硬挺着身子进去，怕不是他亲女婿，赶你出来？又且他家差老园公请你，有凭有据，须不是你自轻自贱。他有好意，自然相请；若是翻转脸来，你拚得与他诉落一场，也教街坊上人晓得。倘到后园旷野之地，被他暗算，你却没有一个退步。”鲁公子又道：“哥哥说得是。”正是：

背后害他当面好，有心人对没心人。

鲁公子回到家里，将衣服鞋袜装扮起来。只有头巾分寸不对，不曾借得。把旧的脱将下来，用清水摆净，教婆子在邻舍家借个熨斗，吹些火来熨得直直的；有些磨坏的去处，再把些饭儿粘得硬硬的，墨儿涂得黑黑的。只是这顶巾，也弄了一个多时辰，左带右带，只怕不正。教婆子看得件件停当了，方才移步径投顾念事家来，门公认是生客，回道：“老爷东庄去了。”鲁公子终是宦家的子弟，不慌不忙的说道：“可通报老夫人，说道：鲁某在此。”门公方知是鲁公子，却不晓得来情，便道：“老爷不在家。小人不敢乱传。”鲁公子道：“老夫人有命，唤我到来。你去通报自知，须不连累你们。”门公传话进去，禀说：“鲁公子在外要见，还是留他进来，还是辞他？”

孟夫人听说，吃了一惊，想：他前日去得，如何又来？且请到正厅坐下。先教管家婆出去，问他有句话说。管家婆出来瞧了一瞧，忙转身进去，对老夫人道：“这公子是假的，不是前夜的脸儿，前夜是胖胖儿，黑黑儿的；如今是白白儿，瘦瘦儿的。”夫人不信道：“有这等事！”亲到后堂，从帘内张看，果然不是了。孟夫人心上委决不下，教管家婆出去，细细把家事盘问，他答来一字无差。孟夫人初见假公子之时，心中原有些疑惑，今番的人才清秀，语言文雅，倒像真公子的样子。再问他今日为何而来，答道：“前蒙老园公传语呼唤，因鲁某羁滞乡间，今早才回，特来参谒，望恕迟误之罪。”夫人道：“这是真情无疑了。只不知前夜打脱冒的冤家，又是那里来的？”

慌忙转身进房，与女儿说其缘故，又道：“这都是做爹的不存天理，害你如此，悔之不及！幸而没人知道，往事不须题起了。如今女婿在外，是我特地请来的，无物相赠，如之奈何？”正是：

只因一着错，满盘都是空。

阿秀听罢，呆了半晌。那时一肚子情怀，好难描写：说慌又不慌，说羞又不是羞，说恼又不是恼，说苦又不是苦。分明似乱针刺体，痛痒难言。喜得他志气过人，早有了三分主意，便道：“母亲且与他相见，我自有道理。”孟夫人依了女儿言语，出庭来相见公子。公子掇一把校椅，朝上放下：“请岳母大人上坐，待小婿鲁某拜见。”孟夫人谦让了一回，从傍站立，受了两拜，便教管家婆扶起看坐。公子道：“鲁某只为家贫，有缺礼数。蒙岳母大人不弃，此恩生死不忘。”夫人自觉惶愧，无言可答。忙教管家婆把庭门掩上，请小姐出来相见。

阿秀站在帘内，如何肯移步。只教管家婆传语道：“公子不该担阁乡间，负了我母子一片美意。”公子推故道：“某因患病乡间，有失奔趋。今方践约，如何便说相负？”阿秀在帘内回道：“三日以前，此身是公子之身；今迟了三日，不堪伏侍巾栉，有玷清门。便是金帛之类，亦不能相助了。所存金钗二股，金钿一对。聊表寸意。公子宜别选良姻，休得以妾为念。”管家婆将两般首饰递与公子，公子还疑是悔亲的话，那里肯收。阿秀又道：“公子但留下，不久自有分晓。公子请快转身，留此无益。”说罢，只听得哽哽咽咽的哭了进去。

鲁学曾愈加疑惑，向夫人发作道：“小婿虽贫，非为这两件首饰而来。今日小姐似有决绝之意，老夫人如何不出一语？既如此相待，又呼唤鲁某则甚？”夫人道：“我母子并无异心。只为公子来迟，不将姻事为重，所以小女心中愤怨，公子休得多疑。”鲁学曾只是不信，叙起父亲存日许多情分，“如今一死一生，一贫一富，就忍得改变了？鲁某只靠得岳母一人做主，如何三日后，也生退悔之心？”劳劳叨叨的说个不休。孟夫人有口难辩，倒被他缠住身子，不好动身。

忽听得里面乱将起来。丫环气喘喘的奔来报道：“奶奶，不好了？快来救小姐！”吓得孟夫人一身冷汗，巴不得再添两只脚在肚下。管家婆扶着左腋，跑到绣阁，只见女儿将罗帕一幅，缢死在床上。急急解救时，气已绝了。叫唤不醒，满房人都哭起来。鲁公子听小姐缢死，还道是做成的圈套，捻他出门，兀自在庭中嚷刮。孟夫人忍着疼痛，传话请公子进来。公子来到绣阁，只见牙床锦被上，直挺挺躺着个死小姐。夫人哭道：“贤婿，你今番认一认妻子。”公子当下如万箭攒心，放声大哭。夫人道：“贤婿，此处非你久停之所，怕惹出是非，贻累不小，快请回罢。”教管家婆将两般首饰，纳在公子袖中，送他出去。鲁公子无可奈何，只得挹泪出门去了。

这里孟夫人一面安排入殓，一面东庄去报顾念事回来。只说女儿不愿停婚，自缢身死。顾念事懊悔不迭，哭了一场，安排成丧出殡不题。后人有关有诗赞阿秀云：

死生一诺重千金，谁料奸谋祸阱深？

三尺红罗报夫主，始知污体不污心。

却说鲁公子回家看了金钗钿，哭一回，叹一回，疑一回，又解一回，正不知什么缘故，也只是自家命薄所致耳。过了一晚，次日把借来的衣服鞋袜，依旧包好，亲到姑娘家去送还。梁尚宾晓得公子到来，到躲了出去。公

子见了姑娘，说起小姐缢死一事，梁妈妈连声感叹，留公子酒饭去了。

梁尚宾回来，问道：“方才表弟到此，说曾到顾家去了未曾？”梁妈妈道：“昨日去的，不知什么缘故，那小姐嗔怪他来迟三日，自缢而死。”梁尚宾不觉失口叫声：“呵呀，可惜好个标致小姐！”梁妈妈道：“你那里见来？”梁尚宾遮掩不来，只得把自己打脱冒事，述了一遍。梁妈妈大惊，骂道：“没天理的禽兽，做出这样勾当！你这房亲事还亏母舅作成你的，你今日恩将仇报，反去破坏了做兄弟的姻缘，又害了顾小姐一命，汝心何安？”千禽兽，万禽兽，骂得梁尚宾开口不得。走到自己房中，田氏闭了房门，在里面骂道：“你这样不义之人，不久自有天报，休想善终！从今你自你，我自我，休得来连累人！”梁尚宾一肚子气，正没出处，又被老婆诉说，一脚跌开房门，揪了老婆头发便打。又是梁妈妈走来，喝了儿子出去。田氏捶胸大哭，要死要活。梁妈妈劝他不住，唤个小轿抬回娘家去了。

梁妈妈又气又苦，又受了惊，又愁事迹败露，当晚一夜不睡，先寒发热。病了七日，呜呼哀哉。田氏闻得婆婆死了，特来奔丧带孝。梁尚宾旧愤不息，便骂道：“贼泼妇！只道你住在娘家一世，如何又有回家的日子？”两下又争闹起来。田氏道：“你干了亏心的事，气死了老娘，又来消遣我！我今日若不是婆死，永不见你村郎之面！”梁尚宾道：“怕断了老婆种，要你这泼妇见我！只今日便休了你去，再莫上门！”田氏道：“我宁可终身守寡，也不愿随你这样不义之徒。若是休了到得干净，回去烧个利市。”梁尚宾一向夫妻无缘，到此说了尽头话，憋一口气，真个就写了离书手印，付与田氏。田氏拜别婆婆灵位，哭了一场，出门而去。正是：

有心去调他人妇，无福难招自己妻。

可惜田家贤慧女，一场相骂便分离。

话分两头。再说孟夫人追思女儿，无日不哭。想道：信是老欧寄去的，那黑胖汉子，又是老欧引来的，若不是通同作弊，也必然漏泄他人了。等丈夫出门拜客，唤老欧到中堂，再三讯问。却说老欧传命之时，其实不曾泄漏，是鲁学曾自家不合借衣，惹出来的奸计。当夜来的是假公子，三日后来的是真公子，孟夫人肚子里明明晓得有两个人，那老欧肚里还自认做一个人，随他分辩，如何得明白？夫人大怒，喝教手下把他拖番在地，重则三十板子，打得皮开血喷。

顾念事一日偶到园中，叫老园公扫地，听说被夫人打坏，动掸不得。叫人扶来。问其缘故。老欧将夫人差去约鲁公子来家，及夜间房中相会之事，一一说了。顾念事大怒道：“原来如此！”便叫打轿，亲到县中，与知县诉知其事，要将鲁学曾抵偿女儿命。知县教补了状词，差人拿鲁学曾到来，当堂审问。鲁公子是老实人，就把实情细细说了：“见有金钗钿两般，是他所赠；其后园私会之事，其实没有。”知县就唤园公老欧对证。这老人家两眼模糊，前番黑夜里认假公子的面庞不真，又且今日家主分付了说话，一口咬定鲁公子，再不松放。知县又徇了顾念事人情，着实用刑拷打。鲁公子吃苦不过，只得招道：“顾奶奶好意相唤，将金钗钿助为聘资。偶见阿秀美貌，不合辄起淫心，强逼行奸。到第三日，不合又往，致阿秀羞愤自缢。”知县录了口词，审得鲁学曾与阿秀空言议婚，尚未行聘过门，难以夫妻而论。既因奸致死，合依威逼律问绞。一面发在死囚牢里，一面备文书申详上司。孟夫人闻知此信大惊，又访得他家，只有一个老婆子也吓得病倒，无人送饭，想起：“这事与鲁公子全没相干，到是我害了他。”私下处些银两，分付管

家婆央人替他牢中使用，又屡次劝丈夫保全公子性命，顾金事愈加忿怒，石城县把这件事当做新闻，沿街传说。正是：

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

顾金事为这声名不好，必欲置鲁学曾于死地。

再说有个陈廉御史，湖广籍贯，父亲与顾金事是同榜进士，以此顾金事叫他少年聪察，专好辨冤析枉，其时正奉差巡按江西。未入境时，顾金事先去嘱托此事。陈御史口虽领命，心下不以为然，莅任三日，便发牌按临赣州，吓得那一府官吏尿流屁滚。审录日期，各县将犯人解进。陈御史审到鲁学曾一起，阅了招词，又把金钗钿看了，叫鲁学曾问道：“这金钗钿是初次与你的么？”鲁学曾道：“小人只去得一次，并无二次。”御史道：“招上说三日后又去。是怎么说？”鲁学曾口称“冤枉”，诉道：“小人的父亲存日，定下顾家亲事，因父亲是个清官，死后家道消乏，小人无力行聘。岳父顾金事欲要悔亲，是岳母不肯，私下差老园公来唤小人去许赠金帛。小人羁身在乡，三日后方去。那日只见得岳母，并不曾见小姐之面，这奸情是屈招的。”御史道：“既不曾见小姐，这金钗钿何人赠你？”鲁学曾道：“小姐立在帘内，只责备小人来迟误事。莫说婚姻，连金帛也不能相赠了，这金钗钿权留个忆念。小人还只认做悔亲的话，与岳母争辩。不期小姐房中缢死，小人至今不知其故。”御史道：“恁般说，当夜你不曾到后园去了。”鲁学曾道：“实不曾去。”御史想了一回：若特地唤去，岂止赠他钗钿二物？详阿秀抱怨口气，必然先有人冒去东西，连奸骗都是有的，以致羞愤而死。便叫老欧问道：“你到鲁家时，可曾见鲁学曾么？”老欧道：“小人不曾面见。”御史道：“既不曾面见，夜间来的你如何就认得是他？”老欧道：“他自称鲁公子，特来赴约，小人奉主母之命，引他进见的，怎赖得没有？”御史道：“相见后，几时去的？”老欧道：“闻得里面夫人留酒，又赠他许多东西，五更时去的。”鲁学曾又叫屈起来。御史喝住了，又问老欧：“那鲁学曾第二遍来，可是你引进的？”老欧道：“他第二遍是前门来的，小人并不知。”御史道：“他第一次如何不到前门，却到后园来寻你？”老欧道：“我家奶奶着小人寄信，原教他在后园来的。”御史唤鲁学曾问道：“你岳母原教你到后园来，你却如何往前门去？”鲁学曾道：“他虽然相唤，小不知意儿真假，只怕园中旷野之处，被他暗算，所以径奔前门，不曾到后园去。”御史想来，鲁学曾与国公，分明是两样说话，其中必有情弊。御史又指着鲁学曾问老欧道：“那后园来的，可是这个嘴脸，你可认得真么，不要胡乱答应。”老欧道：“昏黑中小人认得不十分真，像是这个脸儿。”御史道：“鲁学曾既不在家，你的信却寄与何人的？”老欧道：“他家只有个老婆婆，小人对他说的，并无闲人在旁。”御史道：“毕竟还对何人说来？”老欧道：“并没第二个知觉。”御史沉吟半晌，想道：“不究出根由，如何定罪？怎么回复老年伯？”又问鲁学曾道：“你说在乡，离城多少？家中几时寄到的信？”鲁学曾道：“离北门外只十里，是本日得信的。”御史拍案叫道：“鲁学曾，你说三日后方到顾家，是虚情了。既知此信，有恁般好事，路又不远，怎么迟延三日？理上也说去！”鲁学曾道：“爷爷息怒，小人细禀：小人因家贫，往乡间姑娘家借米。闻得此信，便欲进城。怎奈衣衫蓝缕，与表兄借件遮丑，已蒙许下。怎奈这日他有事出去，直到明晚方归。小人专等衣服，所以迟了两日。”御史道：“你表兄晓得你借衣服的缘故么？”鲁学曾道：“晓得的。”御史道：“你表兄何等人？叫甚名字？”鲁学曾道：

“名唤梁尚宾，庄户人家。”御史听罢，喝散众人，明日再审。正是：

如山巨笔难轻判，似佛慈心待细参。

公案见成翻者少，覆盆何处不冤含？

次日，察院小开门，挂一面宪牌出来。牌上写道：

本院偶染微疾，各官一应公务，俱候另示施行。

本月 日

府县官朝暮问安，自不必说。

话分两头。再说梁尚宾自闻鲁公子问成死罪，心下到宽了八分。一日，听得门前喧嚷，在壁缝张看时，只见一个卖布的客人，头上带一顶新孝头巾，身穿旧白布道袍，口内打江西乡谈，说是南昌府人，在此贩布买卖。闻得家中老子身故，星夜要赶回。存下几百匹布，不曾发脱，急切要投个主儿，情愿让些价钱。众人中有要买一匹的，有要两匹三匹的，客人都不肯，道：“恁地零星卖时，再几时还不得动身。那个财主家一总脱去，便多让他些也罢。”梁尚宾听了多时，便走出门来问道：“你那客人存下多少布？值多少本钱？”客人道：“有四百余匹，本钱二百两。”梁尚宾道：“一时间那得个主儿？须是肯折些，方有人贪你。”客人道：“便折十来两，也说不得。只要快当，轻松了身子，好走路。”梁尚宾看了布样，又到布船上去翻复细看，口里只夸：“好布，好布！”客人道：“你又不做个要买的，只管翻乱了我的布包，担阁人的生意。”梁尚宾道：“你若加二肯折，我将八十两银子，替你出脱了一半。”客人道：“你也是呆话，做经纪的，那里折得起加二？况且只用一半，这一半我又去投谁？一般样担阁了。我说不像要买的！”又冷笑道：“这北门外许多人家，就没个财主，四百匹布便买不起！罢，罢，摇到东门寻主儿去。”梁尚宾听说，心中不忿，又见价钱相因，有些出息，放他不下。便道：“你这客人好欺负人！我偏要都买了你的，看如何？”客人道：“你真个都买我的，我便让你二十两。”梁尚宾定要折四十两，客人不肯。众人道：“客人，你要紧脱货，这位梁大官，又是贪便宜的，依我们说，从中酌处，一百七十两，成了交易罢。”客人初时也不肯，被众人劝不过，道：“罢，这十两银子，奉承列位面上。快些把银子兑过，我还要连夜赶路。”梁尚宾道：“银子凑不来许多，有几件首饰，可用得着么？”客人道：“首饰也就是银子。只要公道作价。”梁尚宾邀入客坐，将银子和两对银钟，共兑准了一百两；又金首饰尽数搬来，众人公同估价，勾了七十两之数。与客收托，交割了布匹，梁尚宾看这场交易，尽有便宜，欢喜无限。正是：

贪痴无底蛇吞象，祸福难明螳捕蝉。

原来这贩布的客人，正是陈御史装的。他托病关门，密密分付中军官聂千户，安排下这些布匹，先雇下小船，在石城县伺候。他悄地带个门子私行到此，聂千户就扮做小郎跟随，门子只做看船的小厮，并无人识破，这是做官的妙用。

却说陈御史下了小船，取出见成写就的宪牌填上梁尚宾名字，就着聂千户密拿。又写书一封，请顾佥事，到府中相会。比及御史回到察院，说病好开门，梁尚宾已解到了，顾佥事也来。御史忙教摆酒后堂。留顾佥事小饭。

坐间，顾佥事又提起鲁学曾一事。御史笑道：“今日奉屈老年伯到此，正为这场公案，要剖个明白。”便教门子开了护书匣，取出银钟二对，及许多首饰，送与顾佥事看。顾佥事认得是家中之物，大惊问道：“那里来的？”御史道：“令爱小姐致死之由，只在这几件东西上。老年伯请宽坐，容小侄

儿出堂，问这起数与老年伯看，释此不决之疑。”

御史分付开门，仍唤鲁学曾一起覆审。御史且教带在一边，唤梁尚宾当面，御史喝道：“梁尚宾，你在顾念事家，干得好事！”梁尚宾听得这句，好似青天里闻了个霹雳。正要硬着嘴分辨。只见御史教门子把银钟、首饰与他认赃。问道：“这些东西那里来的？”梁尚宾抬头一望，那御史正是卖布的客人，唬得顿口无言，只叫：“小人该死。”御史道：“我也不动夹棍，你只将实情写供状来。”梁尚宾料赖不过，只得招称了。你说招词怎么写来？有词名《锁南枝》一只为证：

写供状，梁尚宾。只因表弟鲁学曾，岳母念他贫，约他助行聘。

为借衣服知此情，不合使欺心，缓他行。乘昏黑，假学曾，国公引入内室门，见了孟夫人，把金银厚相赠。因留宿，有了奸骗情。三日后学曾来，将小姐送一命。

御史取了招词，唤园公老欧上来：“你仔细认一认，那夜间园上假装鲁公子的，可是这个人？”老欧睁开两眼看了，道：“爷爷，正是他。”御史喝教皂隶，把梁尚宾重责八十，将鲁学曾枷杻打开，就套在梁尚宾身上。合依强奸论斩，发本县监候处决。布四百匹，追出，仍给铺户取价还库。其银两、首饰，给与老欧领回。金钗、金钿，断还鲁学曾。俱释放宁家。鲁学曾拜谢活命之恩。正是：

奸如明镜照，恩喜覆盆开。

生死俱无憾，神明御史台。

却说顾念事在后堂，听了这番审录，惊骇不已。候御史退堂，再三称谢道：“若非老公祖神明烛照，小女之冤，几无所伸矣。但不知银两、首饰，老公祖何由取到？”御史附耳道：“小侄……如此如此。”顾念事道：“妙哉！只是一件，梁尚宾妻子，必知其情，寒家首饰，定然还有几件在彼，再望老公祖一并逮问。”御史道：“容易。”便行文，仰石城县提梁尚宾妻子严审，仍追余赃回报。顾念事别了御史自回。

却说石城县知县见了察院文书，监中取出梁尚宾问道：“你妻子姓甚？这一事曾否知情？”梁尚宾正怀恨老婆，答应道：“妻田氏，因贪财物，其实同谋的。”知县当时令禀差人提田氏到官。

话分两头。却说田氏父母双亡，只在哥嫂身边，针指度日。这一日，哥哥田重文正在县前，闻知此信，慌忙奔回，报与田氏知道。田氏道：“哥哥休慌，妹子自有道理。”当时带了休书上轿，径抬到顾念事家，来见孟夫人。夫人发一个眼花，分明看见女儿阿秀进来。及至近前，却是个陌生标致妇人，吃了惊，问道：“是谁？”田氏拜倒在地，说道：“妾乃梁尚宾之妻田氏，因恶夫所为不义，只恐连累，预先离异了。贵宅老爷不知，求夫人救命。”说罢，就取出休书呈上。

夫人正在观看，田氏忽然扯住夫人衫袖，大哭道：“母亲，俺爹害得我好苦也！”夫人听得是阿秀的声音，也哭起来。便叫道：“我儿，有甚话说？”只见田氏双眸紧闭，哀哀的道：“孩子一时错误，失身匪人，羞见公子之面，自缢身亡，以完贞性。何期爹爹不行细访，险些反害了公子性命。幸得暴白了，只是他无家无室，终是我母子担误了他。母亲若念孩儿，替爹爹说声，周全其事，休绝了一脉姻亲。孩儿在九泉之下，亦无所恨矣。”说罢，跌倒在地。夫人也哭昏了。

管家婆和丫鬟、养娘都团聚将来，一齐唤醒。那田氏还呆呆的坐地，问

他时全然不省。夫人看了田氏，想起女儿，重复哭起，众丫鬟劝住了。夫人悲伤不已，问田氏：“可有爹娘？”田氏回说：“没有。”夫人道：“我举眼无亲，见了你，如见我女儿一般。你做我的义女肯么？”田氏拜道：“若得伏侍夫人，贱妾有幸。”夫人欢喜，就留在身边了。

顾金事回家，闻说田氏先期离异，与他无干，写了一封书贴，和休书送与县官，求他免提，转回察院。又见田氏贤而有智，好生敬重，依了夫人收为义女。夫人又说起女儿阿秀负魂一事，他千叮万嘱，休绝了鲁家一脉姻亲。如今田氏少艾，何不就招鲁公子为婿？以续前姻。顾金事见鲁学曾无辜受害，甚是懊悔。今番夫人说话有理，如何不依？只怕鲁公子生疑，亲到其家，谢罪过了，又说续亲一事。鲁公子再三推辞不过，只得允从。就把金钗钿为聘，择日为过门成亲。

原来顾金事在鲁公子面前，只说过继的远房侄女；孟夫人在田氏面前，也只说赘个秀才，并不说真名真姓。到完婚以前，田氏方才晓得是鲁公子，公子方才晓得是梁尚宾的前妻田氏。自此夫妻两口和睦，且是十分孝顺。顾金事无子，鲁公子承受了他的家私，发愤攻书。顾金事见他三场通透，送入国子监，连科及第。所生二子，一姓鲁，一姓顾，以奉两家宗祀。梁尚宾子孙逐绝。诗曰：

一夜欢娱害自身，百年姻眷属他人。

世间用计行奸者，请看当时梁尚宾。

（《古今小说》）

况太守断死孩儿

春花秋月足风流，不分红颜易白头；
试把人心比松柏，几人能为岁寒留？

这四句诗，泛论春花秋月，恼乱人心，所以才子有悲秋之辞，佳人有伤春之咏。往往诗谜写恨，目语传情，月下幽期，花间密约，但图一刻风流，不顾终身名节。这是两下相思，各还其债，不在话下。又有一等男贪而女不爱，女爱而男不贪。虽非两相情愿，却有一片精诚。如冷庙泥神，朝夕焚香拜祷，也少不得灵动起来。其缘短的，合而终睽；倘缘长的，疏而转密。这也是风月场中所有之事，亦不在话下。又有一种男不慕色，女不怀春，志比精金，心如坚石，没来由被旁人播弄，设圈设套，一时失了把柄，堕其术中，事后悔之无及。如宋时，玉通禅师修行了五十年，因触了知府柳宣教，被他设计，教妓女红莲假扮寡妇借宿，百般诱引，坏了他的戒行。这般会合，那些个男欢女爱，是偶然一念之差。如今再说个诱引寡妇失节的，却好与玉通禅师的故事做一对儿。正是：

未离恩山休问道，尚沉欲海莫参禅。

话说宣德年间，南直隶扬州府仪真县有一民家，姓丘名元吉，家颇饶裕。娶妻邵氏，姿容出众，兼有志节。夫妇甚相爱重。相处六年，未曾生育，不料元吉得病身亡。邵氏年方二十三岁，哀痛之极，立志守寡，终身永无他适。不觉三年服满。他母家因其年少，去后日长，劝他改嫁。叔公丘大胜，也叫阿妈来委曲譬喻几番。那邵氏心如铁石，全不转移。设誓道：“我亡夫在九泉之下，邵氏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刀下亡，便是绳上死。”众人见他主意坚决，谁敢再去强他！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妇。”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正是：

作事必须踏实地，为人切莫务虚名。

邵氏一口说了满话，众人中贤遇不等，也有啧啧夸奖他的，也有似疑不信，睁着眼看他的。谁知邵氏立心贞洁，闺门愈加严谨。止有一侍婢，叫做秀姑，房中作伴，针指营生；一小厮叫做得贵，年方十岁，看守中门。一应薪水买办，都是得贵传递。童仆已冠者，皆遣出不用。庭无闲杂，内外肃然。如此数年，人人信服。那个不说邵大娘少年老成，治家有法。

光阴如箭，不觉十周年到来。邵氏思念丈夫，要做些法事追荐。叫得贵去请叔公丘大胜来商议。延七众僧人，做三昼夜功德。邵氏道：“奴家是媳妇，全仗叔公过来主持道场。”大胜应允。

语分两头，却说邻近搬来一个汉子，姓支名助，原是破落户，平昔不守本分，不做生理，专一在街坊赶热管闲事过活。闻得人说邵大娘守寡贞洁，且是青年标致，天下难得。支助不信，不论早暮，常在丘家门首闲站。果然门无杂人，只有得贵小厮买办出入。支助就与得贵相识，渐渐熟了。闲话中，问得贵：“闻得你家大娘生得标致，是真也不？”得贵生于礼法之家，一味老实，遂答道：“标致是真。”又问道：“大娘也有时到门前看街么？”得贵摇头道：“从来不曾出中门，莫说看街，罪过罪过！”一日得贵正买办素斋的东西，支助撞见，又问道：“你家买许多素品为甚么？”得贵道：“家主十周年，做法事要用。”支助道：“几时？”得贵道：“明日起，三昼夜，正好辛苦哩！”支助听在肚里，想道：“既追荐丈夫，他必然出来拈香，我

且去偷看一看，什么样嘴脸？真像个孤孀也不？”却说次日，丘大胜请到七众僧人，都是有戒行的，在堂中排设佛像，鸣铙击鼓，诵经礼忏，甚是志诚。丘大胜勤勤拜佛。邵氏出来拈香，昼夜各只一次，拈过香，就进去了。支助趁这道场热闹，几遍混进去看，再不见邵氏出来。又问得贵，方知日间只昼食拈香一遍。支助到第三日，约莫昼食时分，又蹩进去，闪在榻子旁边隐着。见那些和尚都穿着袈裟，站在佛前吹打乐器，宣和佛号。香火道人在道场上手忙脚乱的添香换烛。本家止有得贵，只好往来答应，那有工夫照管外边。就是丘大胜同着几个亲戚，也都呆看和尚吹打，那个来稽查他。少顷邵氏出来拈香，被支助看得仔细。常言：“若要俏，添重孝。”缟素妆束，加倍清雅。分明是：

广寒仙子月中出，姑射神人雪里来。

支助一见，遍体酥麻了，回家想念不已。是夜，道场完满，众僧直至天明方散。邵氏依旧不出中堂了。支助无计可施，想着：“得贵小厮老实，我且用心下钓子。”其时五月端午五日，支助拉得贵回家，吃雄黄酒。得贵道：“我不会吃酒，红了脸时，怕主母嗔骂。”支助道：“不吃酒，且吃只粽子。”得贵跟支助家去，支助教浑家剥了一盘粽子，一碟糖，一碗肉，一碗鲜鱼，两双箸，两个酒杯，放在桌上。支助把酒壶便筛。得贵道：“我说过不吃酒，莫筛罢！”支助道：“吃杯雄黄酒应应时令，我这酒淡，不妨事。”得贵被央不过，只得吃了。支助道：“后生家莫吃单杯，须吃个成双。”得贵推辞不得，又吃了一杯。支助自吃了一回，夹七夹八说了些街坊上的闲话。又斟了一杯劝得贵。得贵道：“醉得脸都红了，如今真个不吃了。”支助道：“脸左右红了，多坐一时回去，打甚么紧？只吃这一杯罢，我再不劝你了。”得贵前后共吃了三杯酒。他自幼在丘家被邵大娘拘管得严，何曾尝酒的滋味；今日三杯落肚，便觉昏醉。支助乘其酒兴，低低说道：“得贵哥！我有句闲话问你。”得贵道：“有甚话尽说。”支助道：“你主母孀居已久，想必风情亦动。倘得汉子同眠同睡，可不喜欢？从来寡妇都牵挂着男子，只是难得相会。你引我去试他一试何如？若得成事，重重谢你。”得贵道：“说甚么话！亏你不怕罪过！我主母极是正气，闺门整肃，日间男子不许入中门，夜间同使婢持灯照顾四下，各门锁讫，然后去睡。便要引你进去，何处藏身？地上使婢不离身畔，闲话也说不得一句，你却地凭乱讲。”支助道：“既然如此，你的房门可来照么？”得贵道：“怎么不来照？”支助道：“得贵哥，你今年几岁了？”得贵道：“十七岁了。”支助道：“男子十六岁精通，你如今十七岁，难道不想妇人？”得贵道：“便想也没有用处。”支助道：“放着家里这般标致的，早暮在眼前，好不动兴！”得贵道：“说也不该，他是主母，动不动非打既骂，见了他，好不怕哩！亏你还敢说取笑的话。”支助道：“你既不肯引我去，我教导你一个法儿，作成你自去上手何如？”得贵道：“做不得，做不得，我也没有这样胆！”支助道：“你莫管做得做不得，教你个法儿，且去试他一试。若得上手，莫忘我今日之恩。”得贵一来乘着酒兴，二来年纪也是当时了，被支助说着心痒。便问道：“你且说如何去试他？”支助道：“你夜睡之时，莫关了房门，由他开着，如今五月，天气正热，你却赤身仰卧，待他来照门时，你只推做睡着了。他若看见，必然动情。一次两次，定然打熬不过，上门就你。”得贵道：“倘不来如何？”支助道：“拚得这事不成，也不好嗔怪你，有益无损。”得贵道：“依了老哥的语言，果然成事，不敢忘报。”须臾酒醒，得贵别了，是夜依计而行。正是：

商成灯下瞒天计，拨转闺中匪石心。

论来邵氏家法甚严，那得贵长成十七岁，嫌疑之际，也该就打发出去，另换个年幼的小厮答应，岂不尽善。只为得贵从小走使服的，且又粗蠢又老实。邵氏自己立心清正，不想到别的情节上去，所以因循下来。却说是夜，邵氏同婢秀姑点灯出来照门，见得贵赤身仰卧，骂：“这狗奴才，门也不关，赤条条睡着，是甚么模样？”叫秀姑与他扯上房门。若是邵氏有主意，天明后叫得贵来，说他夜里懒惰放肆，骂一场，打一顿，得贵也就不敢了。他久旷之人，却似眼见希奇物，寿增一纪，绝不做声。得贵胆大了，到夜来，依前如此。邵氏同婢又去照门，看见又骂道：“这狗才一发不成人了，被也不盖。”叫秀姑替他把卧单扯上，莫惊醒他。此时便有些动情，奈有秀姑在傍碍眼。到第三日，得贵出外撞见了支助。支助就问他曾用计否？得贵老实，就将两夜光景都叙了。支助道：“他叫丫头替你盖被，又教莫惊醒你，便有爱你之意，今夜决有好处。”其夜得贵依原开门，假睡而待。邵氏有意，遂不叫秀姑跟随。自己持灯来照，径到得贵床前，禁不住春心荡漾，欲火如焚。分明恶草蒺藜，也甚名花登架去；可惜清心冰雪，化为春水向东流。十年清白已成虚，一夕垢污难再说。事毕，邵氏向得贵道：“我苦守十年，一旦失身于你，此亦前生冤债，你须谨口，莫泄于人，我自有看你之处。”得贵道：“主母分付，怎敢不依！”自此夜为始，每夜邵氏以看门为由，必与得贵取乐而后入。又恐秀姑知觉，到放个空，教得贵连秀姑奸骗了。邵氏故意欲责秀姑，却教秀姑引进得贵以塞其口。彼此河同水密，各不相虚瞒。得贵感支助教导之恩，时常与邵氏讨东讨西，将来奉与支助。支助指望得贵引进，得贵怕主母嗔怪，不敢开口。支助几遍讨信，得贵只得延挨下去。过了三五月，邵氏与得贵如夫妇无异。也是数该败露。邵氏当初做了六年亲，不曾生育，如今才得三五月，不觉便胸高腹大，有了身孕。恐人知觉不便，将银与得贵教他悄悄地赎贴坠胎的药来，打下私胎，免得日后出丑。得贵一来是个老实人，不晓得坠胎是甚么药；二来自得支助指教，以为恩人，凡事直言无隐。今日这件私房关目，也去与他商议。那支助是个棍徒，见得贵不肯引进自家，心中正在忿恨，却好有这个会，便是生意上门。心生一计，哄得贵道：“这药只有我一个相识人家最效，我替你赎去。”乃往药铺中赎了固胎散四服，与得贵带回，邵氏将此药做四次吃了，腹中未见动静。叫得贵再往别处赎取好药。得贵又来问支助：“前药如何不效？”支助道：“打胎只是一次，若一次打不下，再不能打了。况这药，只此一家最高，今打不下，必是胎受坚固，若再用狼虎药去打，恐伤大人之命。”得贵将此言对邵氏说了。邵氏信以为然。到十月将满，支助料是分娩之期，去寻得贵说道：“我要合补药，必用一血孩子。你主母今当临月，生下孩子，必然不养，或男或女，可将来送我。你亏我处多，把这一件谢我，亦是不费之惠，只瞒过主母便是。”得贵应允。过了数日，果生一男，邵氏将男溺死，用蒲包裹来，教得贵密地把去埋了。得贵答应晓得，却不去埋，背地悄悄送与支助。支助将死孩子收讫，一把扯住得贵喝道：“你主母是丘元吉之妻，家主已死多年，当家寡妇，这孩子从何而得？今番我去出首。”得贵慌忙掩住他口，说道：“我把你做恩人，每事与你商议，今日何反面无情？”支助变着脸道：“干得好事！你强奸主母，罪该凌迟，难道叫句恩人就罢了？既知恩当报恩，你作成得我什么事？你今若要我不开口，可问主母讨一百两银子与我，我便隐恶而扬善。若然没有，决不干休，见有血孩作证，你自到官司去辨，连你主母做不得人。”

我在家等你回话，你快去快来。”急得得贵眼泪汪汪，回家料瞒不过，只得把这话对邵氏说了。邵氏埋怨道：“此是何等东西，却把做礼物送人！坑死了我也！”说罢，流泪起来。得贵道：“若是别人，我也不把与他，因他是我的恩人，所以不好推托。”邵氏道：“他是你什么恩人？”得贵道：“当初我赤身仰卧，都是他教我的方法来调引你，没有他时，怎得你我今日恩爱？他说要血孩合补药，我好不奉他？谁知他不怀好意！”邵氏道：“你做的事，忒不即溜。当初是我一念之差，坠在这光棍术中，今已悔之无及。若不将银买转孩子，他必然出首，那时难以挽回。”只得取出四十两银子，教得贵拿去与那光棍赎回血孩，背地埋藏，以绝祸根。得贵老实，将四十两银子，双手递与支助，说道：“只是这些，你可将血孩还我罢。”支助得了银子，贪心不足，思想：“此妇美貌，又且囊中有物。借此机会，倘得挨身入马，他的家事在我掌握之中，岂不美哉！”乃向得贵道：“我说要银子，是取笑话。你当真送来，我只得接受了。那血孩我已埋讣。你可在主母面前引荐我与他相处；倘若见允，我替他持家，无人敢欺负他，可不两全其美？不然，我仍在地下掘起孩子出首。限你五日内回话。”得贵出于无奈，只得回家，述与邵氏。邵氏大怒道：“听那光棍放屁，不要理他！”得贵遂不敢再说。

却说支助将血孩子用石灰腌了，仍放蒲包之内，藏于隐处。等了五日，不见得贵回话，又挨了五日，共是十日。料得产妇也健旺了。乃往丘家门首，伺候得贵出来，问道：“所言之事济否？”得贵摇头道：“不济，不济！”支助便不问第二句，望门内直闯进去，得贵不敢拦阻，到走往街口远远的打听消息。邵氏见有人走进中堂，骂道：“人家内外各别。你是何人，突入吾室？”支助道：“小人姓支名助，是得贵哥的恩人。”邵氏心中已知，便道：“你要寻得贵，在外边去，此非你歇脚之所。”支助道：“小人久慕大娘，有如饥渴。小人纵不才，料不在得贵哥之下，大娘何必峻拒？”邵氏听见话不投机，转身便走。支助赶上，双手抱住，说道：“你的私孩，现在我处。若不从我，我就首官。”邵氏忿怒无极，只恨摆脱不开，乃以好言哄之。道：“日时怕人知觉。到夜时，我叫得贵来接你。”支助道：“亲口许下，切莫失信。”放开了手，走几步，又回头，说道：“我也不怕你失信！”一直出外去了。气得邵氏半晌无言，珠泪纷纷而坠。推转房门，独坐凳子上，左思右想，只是自家不是。当初不肯改嫁，要做上流之人；如今出乖露丑，有何颜见诸亲之面？又想道：“日前曾对众发誓：‘我若事二姓，更二夫，不是刀下亡，便是绳上死。’我今拚这性命，谢我亡夫于九泉之下，却不乾淨！”秀姑见主母啼哭，不敢上前解劝。守住中门，专等得贵回来。得贵在街上望支助去了，方才回家。见秀姑问：“大娘呢？”秀姑指着：“在里面。”得贵推开房门看主母，却说邵氏取床头解手刀一把，欲要自刎，担手不起。哭了一回，把刀放在桌上。在腰间解下八尺长的汗巾，打成结儿，悬于梁上，要把颈子套进结去，心下展转凄惨，禁不住呜呜咽咽的啼哭。忽见得贵推门而进，抖然触起他一点念头：“当初都是那狗才做圈做套，来作弄我，害了我一生名节！”说时迟，那时快，只就这点念头起处，仇人相见，分外眼睁。提起解手刀，望得贵当头就劈。那刀如风之快，恼怒中，气力倍加，把得贵头脑劈做两界，血流满地，登时呜呼了。邵氏着了忙，便引颈受套，两脚踏开凳子，做一个秋千把戏：

地下新添冤恨鬼，人间少了俏孤孀。

常言：“赌近盗，淫近杀。”今日只为一个“淫”字，害了两条性命。

且说秀姑平昔惯了，但是得贵进房，怕有别事，就远远闪开。今番半晌不见则声，心中疑惑。去张望时，只见上吊一个，下横一个。吓得秀姑软做一团。按定了胆，把房门款上。急跑到叔公丘大胜家中报信。丘大胜大惊，转报邵氏父母，回到丘家，关上大门，将秀姑盘问致死缘由。元来秀姑不认得支助，连血孩诈去银子四十两的事，都是瞒着秀姑的。以此秀姑只将邵氏得贵平昔奸情叙了一遍。“今日不知何故两个都死了？”三番四复问他，只如此说。邵公邵母听说奸情的话，满面羞惭，自回去了，不管其事。丘大胜只得带秀姑到县里自首。知县验了二尸，一名得贵，刀劈死的；一名邵氏，缢死的。审问了秀姑口辞。知县道：“邵氏与得贵奸情是有的；主仆之分已废，必是得贵言语触犯，邵氏不忿，一时失手，误失人命，情慌自缢，更无别情。”责令丘大胜殓殮。秀姑知情，问杖官卖。

再说支助自那日调戏不遂，回家，还想赴夜来之约。听说弄死了两条人命，吓了一大跳。好几时不敢出门。一日早起，偶然检着了石灰腌的血孩，连蒲包拿去抛在江里。遇着一个相识叫做包九，在仪真闸上当夫头，问道：“你抛的是甚么东西？”支助道：“腌几块牛肉，包好了，要带出去吃的，不期臭了。九哥，你两日没甚事？到我家吃三杯。”包九道：“今日忙些个，苏州府况钟老爷驰驿复任，即刻船到，在此趲夫哩！”支助道：“既如此，改日再会。”支助自去了。

却说况钟原是吏员出身，礼部尚书胡濙荐为苏州府太守，在任一年，百姓呼为“况青天”。因丁忧回籍，圣旨夺情起用，特赐驰驿赴任。船至仪真闸口，况爷在舱中看书，忽闻小儿啼声，出自江中，想必溺死之儿，差人看来，回报：“没有”。如此两度。况爷又闻啼声，问众人皆云不闻。况爷口称怪事。推窗亲看，只见一个小小蒲包，浮于水面。况爷叫水手捞起，打开看了，回复：“是一个小孩子。”况爷问：“活的死的？”水手道：“石灰腌过的，像死得久了。”况爷想着：“死的如何会啼？况且死孩子，抛掉就罢了，何必灰腌，必有缘故。”叫水手，把这死孩连蒲包放在船头上：“如有人晓得来历，密密报我，我有重赏。”水手奉钧旨，拿出船头，恰好夫头包九看见小蒲包，认得是支助抛下的，“他说是臭牛肉，如何却是个死孩？”遂进舱禀况爷：“小人不晓得这小孩子的来历，却认得抛那小孩子在江里这个人，叫做支助。”况爷道：“有了人，就有来历了。”一面差人密拿支助，一面请仪真知县到察院中同问这节公事。况爷带了这死孩，坐了察院，等得知县来时，支助也拿到了。况爷上坐，知县坐于左手之傍。况爷因这仪真不是自己属县，不敢自专，让本县推问。那知县见况公是奉过敕书的，又且为人古怪，怎敢僭越。推逊了多时。况爷只得开言叫：“支助，你这石灰腌的小孩子，是那里来的？”支助正要抵赖，却被包九在傍指实了。只得转口道：“小的见这脏东西在路傍不便，将来抛向江里，其实不知来历。”况爷问包九：“你看见他在路傍检的么？”包九道：“他抛下江里，小的方才看见，问他什么东西，他说是臭牛肉。”况爷大怒道：“既假说臭牛肉，必有瞒人之意。”喝教手下选大毛板，先打二十再问。况爷的板子利害。二十板抵四十板还有余。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进流。支助只是不招。况爷喝教夹起来。况爷的夹棍也利害，第一遍，支助还熬过；第二遍，就熬不得了。招道：“这死孩是邵寡妇的。寡妇与家僮得贵有奸，养下这私胎来。得贵央小的替他埋藏，被狗子爬了出来。故此小的将来抛在江里。”况爷见他言词不一。又问：“你肯替他埋藏，必然与他家通情。”支助道：“小的并不通情，只是平日

与得贵相熟。”况爷道：“他埋藏只要朽烂，如何把石灰腌着？”支助支吾不来，只得磕头道：“青天爷爷，这石灰其实是小的腌的。小的知邵寡妇家殷实，欲留这死孩去需索他几两银子。不期邵氏与得贵都死了。小的不遂其愿，故此抛在江里。”况爷道：“那妇人与小厮果然死了么？”知县在傍边起身打一躬，答应道：“是死了，是知县亲验过的。”况爷道：“如何便会死？”知县道：“那小厮是刀劈死的，妇人是自缢的。知县也曾细详，他两个奸情已久，主仆之分久废。必是小厮言语触犯，那妇人一时不忿，提刀劈去，误伤其命，情慌自缢，别无他说。”况爷肚里踌躇：“他两个既然奸密，就是语言小伤，怎下此毒手！早间死孩儿啼哭，必有缘故。”遂问道：“那邵氏家还有别人么？”知县道：“还有个使女，叫做秀姑，官卖去了。”况爷道：“官卖，一定就在本地。烦贵县差人提来一审，便知端的。”知县忙差快手去了。不多时，秀姑拿到，所言与知县相同。况爷踌躇了半晌，走下公座，指着支助，问秀姑道：“你可认得这个人？”秀姑仔细看了一眼，说道：“小妇人不识他姓名，曾认得他嘴脸。”况爷道：“是了，他和得贵相熟，必然曾同得贵到你家来。你可实说；若半句含糊，便上拶。”秀姑道：“平日间实不曾见他上门，只是结未来，他突入中堂，调戏主母，被主母赶去。随后得贵方来，主母正在房中啼哭。得贵进房，不多时两人就都死了。”况爷喝骂支助道：“光棍！你不曾与得贵通情，如何敢突入中堂？这两条人命，都因你起！”叫手下：“再与我夹起来。”支助被夹昏了，不由自家作主，从前至尾，如何教导得贵哄诱主母；如何哄他血孩到手，许他银子；如何挟制得贵要他引入同奸；如何闯入内室，抱住求奸，被他如何哄脱了，备细说了一遍：“后来死的情由，其实不知。”况爷道：“这是真情了。”放了夹，叫书吏取了口词明白。知县在傍，自知才力不及，惶恐无地。况爷提笔，竟判审单。

审得支助，奸棍也。始窥寡妇之色，辄起邪心；既乘弱仆之愚，巧行诱语。开门裸卧，尽出其谋；固胎取孩，悉堕其术。求奸未能，转而求利；求利未厌，乃欲求奸。在邵氏一念之差，盗铃尚掩耳；乃支助几番之诈，探筐加以逾墙。以恨助之心恨贵，恩变为仇；于杀贵之后自杀，死有余愧。主仆既死勿论，秀婢已杖何言。惟是恶魁，尚逃法网。包九无心而遇，腌孩有故而啼，天若使之，罪难容矣！宜坐致死之律，兼追所诈之赃。

况爷念了审单，连支助亦甘心服罪。况爷将此事中文上司，无不夸奖大才，万民传颂，以为包龙图复出，不是过也。这一家小说，又题做：“况太守断死孩儿”。有诗为证：

俏邵娘见欲心乱，蠢得贵福过灾生。

支赤棍奸谋似鬼，况青夭折狱如神。

（《警世通言》）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世上何人会此言，休将名利挂心田。
等闲倒尽十分酒，遇兴高歌一百篇。
物外烟霞为伴侣，壶中日有任婵娟。
他时功满归何处？直驾云车入洞天。

这八句诗，乃一道人所作。那道人是谁？姓吕，名崑，号洞宾，岳州河东人氏。大唐咸通中应进士举，游长安酒肆，遇正阳钟离先生，点破了黄粱梦，知宦途不足恋，遂求度世之术。钟离先生恐他立志未坚，十遍试过，知其可度。欲授以黄白秘方，使之点石成金，济世利物，然后三千功满，八百行圆。洞宾问道：“所点之金，后来还有变异否？”钟离先生答道：“直待三千年后，还归本质。”洞宾愀然不乐道：“虽然遂我一时之愿，可惜误了三千年后遇金之人，弟子不愿受此方也。”钟离先生呵呵大笑道：“汝有此好心，三千八百尽在于此。吾向蒙苦竹真君分付道：‘汝游人间，若遇两口的，便是你的弟子。’遍游天下，从没见过有两口之人，今汝姓吕，即其人也。”遂传以分合阴阳之妙。吕洞宾修炼丹成，发誓必须度尽天下众生，方可上升。从此混迹尘途，自称为回道人。回字也是二口，暗藏著吕字。尝游长沙，手持小小磁罐乞钱，向市上大言：“我有长生不死之方，有人肯施钱满罐，便以方授之。”市人不信，争以钱投罐，罐满终不满。众皆骇然。忽有一僧人推一车子钱向市东来，戏对道：“人说我这车子钱共有千贯，你罐里能容之否？”道人笑道：“这车子也推得进，何况钱乎？”那僧不以为然，想着：“这罐子有多少大嘴，能容得车儿？明明是说谎。”道人见其沉吟，便道：“只怕你不肯布施，若道个肯字，不愁这车子不进我罐儿里去。”此时众人聚观者极多，一个个肉眼凡夫，谁人肯信，都去撺掇那僧人。那僧人也道必无此事，便道：“看你本事，我有何不肯？”道人便将罐子侧着，将罐口向着车儿，尚离三步之远，对僧人道：“你敢道三声‘肯’么？”僧人连叫三声：“肯，肯，肯。”每叫一声“肯”，那车子便近一步。到第三个“肯”字，那车儿却像罐内有人扯拽一般，一溜子滚入罐内去了。众人一个眼花，不见了车儿，发声齐喊道：“奇怪！奇怪！”都来张那罐口，只见里面黑洞洞地，那僧人就有不悦之意，问道：“你那道人是神仙，还是幻术？”道人口占八句道：

非神亦非仙，非术亦非幻。
天地有终究，桑田经几变。
此身非吾有，财又何足恋。
苟不从吾游，骑鲸腾汗漫。

那僧人疑心是妖术，欲同众人执之送官。人道：“你莫非懊悔，不舍得这车子钱财么？我今还你就是。”遂索纸笔，写一道符，投入罐内。喝声：“出，出！”众人千百只眼睛，看着罐口，并无动静。人道：“这罐子贪财，不肯送将出来，待贫道自去讨来还你。”说声未了，耸身望罐口一跳，如落在万丈深潭，影儿也不见了。那僧人连呼：“道人出来！道人快出来！”罐里并不则声。僧人大怒，提起罐儿，向地下一掷，其罐打得粉碎，也不见道人，也不见车儿，连先前众人布施的散钱并不见一个，正不知那里去了？只见字纸一幅，取来看时，题得有诗四句道：

寻真要识真，见真浑未悟。

一笑再相逢，驱车东平路。

众人正在传观，只见字迹渐灭，须臾之间，连这幅白纸也不见了。众人方才是神仙，一哄而散。只有那僧人失脱了一车子钱财，意气沮丧，忽想着诗中“一笑再相逢，驱车东平路”之语，急急忙忙行到东平路上，认得自家的钱车，那钱物依然分毫不动。那道人立于车傍，举手笑道：“相待久矣！钱车可自收去。”又叹道：“出家之人，尚且惜钱如此，更有何人不爱钱者？普天下无一人可度，可怜哉！可痛哉！”言讫腾云而去。那僧人惊呆了半晌，去看那车轮上，每边各有一口字，二口成吕，乃知吕洞宾也。懊悔无及。正是：

天上神仙容易遇，世间难得舍财人。

方才说吕洞宾的故事，因为那僧人舍不得这一车子钱，把个活神仙，当面错过。有人论：这一车子钱，岂是小事，也怪那僧人不得。世上还有一文钱也舍不得的。依在下看来，舍得一车子钱，就从那舍得一文钱这一念推广上去。舍不得一文钱，就从那舍不得一车子钱这一念算计入来。不要把钱多钱少，看做两样。如今听在下说这一文钱小小的故事。列位看官们，各宜警醒，惩忿窒欲，且你望超凡入道，也是保身保家的正理。诗云：

不争闲气不贪财，舍得钱时结得缘。

除却钱财烦恼少，无烦无恼即神仙。

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个马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磁器为业，四方商贾，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就中单表一人，叫做邱乙大，是个窑户一个做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尽可度日有余。那杨氏年三十六岁，貌颇不丑，也肯与人活动。只为老公利害，只好背地里偶一为之，却不敢明当做事。所生一子，名唤邱长儿，年十四岁，资性愚鲁，尚未会做活，只在家中走跳。忽一日杨氏患肚疼，思想椒汤吃，把一文钱教长儿到市上买椒。长儿拿了一文钱，才走出门，刚刚遇着东间壁一般做磁胚刘三旺的儿子，叫做再旺，也走出门来。那再旺年十三岁，比长儿到乖巧，平日喜的是撷钱耍子。——怎的样撷钱？也有八个六个，撷出或字或背，一色的谓之浑成。也有七个五个，撷去一背一字间花儿去的，谓之背间。——再旺和长儿，间常有闲钱时，多曾在巷口一个空阶头上耍过来。这一日巷中相遇，同走到当初耍钱去处，再旺又要和长儿耍子，长儿道：“我今日没有钱在身边。”再旺道：“你往那里去？”长儿道：“娘肚疼，叫我买椒泡汤吃。”再旺道：“你买椒，一定有钱。”长儿道：“只有得一文钱。”再旺道：“一文钱也好耍，我也把一文与你赌个背字，两背的便都赢去，两字便输，一字一背不算。”长儿道：“这文钱是要买椒的，倘或输与你了，把什么去买？”再旺道：“不妨事，你若赢了是造化，若输了时，我借与你，下次还我就是。”长儿一时不老成，就把这文钱撒在地上，再旺在兜里也摸出一个钱丢下地来。长儿的钱是个背，再旺的是个字，这撷钱也有先后常规，该是背的先撷，长儿捡起两文钱，摊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掐住，曲一曲腰，叫声：“背。”撷将下去，果然两背。长儿赢了。收起一文，留一文在地。再旺又在兜里摸出一文钱来，连地下这文钱拣起，一般样，摊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掐住，曲一曲腰，叫声：“背。”撷将下去，却是两个字，又是再旺输了。长儿把两个钱都收起，和自己这一文钱，共是三个。长儿赢得顺流，动了赌兴，问再旺道：“还有钱么？”再旺道：“钱尽有，只怕你没造化赢得。”当下伸

手在兜肚里摸出十来个净钱，捻在手里，啧啧夸道：“好钱！好钱！”问长儿：“还敢擲么？”又丢下一文来。长儿又擲了两背，第四次再旺擲，又是两字。一连擲了十来次，都是长儿赢了，共得了十二文。分明是掘藏一般。喜得长儿笑容满面，拿了钱便走。再旺那肯放他，上前拦住，道：“你赢了我许多钱，走那里去？”长儿道：“娘肚疼，等椒汤吃，我去去，间时再来。”再旺道：“我还有钱在腰里，你赢得时，我送你。”长儿只是要去，再旺发起喉急来，便道：“你若不肯擲时，还了我的钱便罢。你把一文钱来骗了我许多钱，如何就去？”长儿道：“我是擲得有采，须不是白夺你的。”再旺索性把兜肚里钱，尽数取出，约莫二三十文，做一堆儿堆在地下道：“待我输尽了这些钱，便放你走。”长儿是个小厮家，眼孔浅，见了这钱，不觉贪心又起；况且再旺抵死缠住，只得又擲。谁知风无常顺，兵无常胜。这番采头又论到再旺了。照前擲了一二十次，虽则中间互有胜负，却是再旺赢得多。到结末来，这十二文钱，依旧被他复去。长儿刚刚原剩得一文钱。自古道；得以气胜。初番长儿擲赢了一两文，胆就壮了，偶然有些采头，就连赢数次。到第二番又擲时，不是他心中所愿，况且着了个贪心，手下就有些矜持。到一连擲输了几文，去了个舍不得一个，又添了个吝字，气便索然。怎当再旺一股愤气，又且稍长胆壮，自然赢了。大凡人富的好过，贫的好过，只有先贫后富的，最是难过。据长儿一文钱起手时，赢得一二文也是勾了，一连得了十二文钱，一拳头捻不住，就该住手回家。可笑长儿把这钱不看做倘来之物，反认作自己东西，重复输去，好不气闷，痴心还想再象初次赢将转来。

“这就是输了，他原许下借我的，有何不可？”这一交，合该长儿擲了，忍不住按定心坎，再复一擲，又是二字，心里着忙，就去抢那钱，手去迟些，先被再旺抢到手，都装入兜肚里去了。长儿道：“我只有一文钱，要买椒的，你原说过赢时借我，怎的都收去了？”再旺怪长儿先前赢了他十二文钱就要走，今番正好出气。君子报仇，直待三年，小人报仇，只在眼前。怎么还肯把这文钱借他？把长儿双手挡开，故意的一跳一舞，跑入巷去了。急得长儿且哭且叫，也回身进巷扯住再旺要钱，两个扭做一堆厮打。

孙庞斗智谁为胜，楚汉争锋那个强？

却说杨氏，专等椒来泡汤吃，望了多时，不见长儿回来，觉得肚疼定了，走出门来张看，只见长儿和再旺扭住厮打，骂道：“小杀才！教你买椒不买，到在此寻闹，还不撒开。”两个小厮听得骂，都放了手。再旺就闪在一边。杨氏问长儿：“买的椒在那里？”长儿含着眼泪回道：“那买椒的一文钱，被再旺夺去了。”再旺道：“他与我擲钱，输与我的。”杨氏只该骂自己儿子，不该擲钱，不该怪别人。况且一文钱，所值几何，既输了去，只索罢休。单因杨氏一时不明，惹出一场大祸，展转的害了多少人的性命。正是：

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

杨氏因等候长儿不来，一肚子恶气，正没出豁，听说赢了他儿子的一文钱，便骂道：“天杀的野贼种！要钱时，何不教你娘趁汉去，来骗我家小厮擲钱。”口时一头骂，一头便扯再旺来打。恰正抓住了兜肚，凿下两个栗暴。那小厮打急了，把身子来一挣，却挣断了兜肚带子，落下地来，索郎一声响，兜肚子里面的钱，撒了一地。杨氏道：“只还我那一文便了。”长儿得了娘的口气，就势抢了一把钱，奔进自屋里去。再旺就叫起屈来。杨氏赶进屋里，喝教长儿还了他钱，长儿被娘逼不过，把钱对着街上一撒。再旺一头哭，一头骂，一头捡钱。捡起时，少了六七文钱，情知是长儿藏下，拦着门只顾骂。

杨氏道：“也不见这天杀的野贼种，恁地撒泼！”把大门关上，走进去了。再旺敲了一回门，又骂了一回，哭到自屋里去。母亲孙大娘正在灶下烧火，问其缘故。再旺哭诉道：“长儿抢了我的钱，他的娘不说他不是，他骂娘养汉，野杂的种，要钱时何不教你娘养汉。”孙大娘不听时，万事全休，一听了这句不入耳的言语，不觉：

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

原来孙大娘最痛儿子，极是护短，又兼性暴，能言快语，是个揽事的女都头，若相骂起来，一连骂十来日，也不口干，有名叫做绰板婆。他与邱家只隔得三四个间壁居住，也晓得杨氏平日有些不三不四的毛病，只为从无口面，不好发挥出来。一闻再旺之语，太阳里爆出火来，立在街头，骂道：“狗泼妇，狗淫妇：自己瞒着老公趁汉子，我不管你罢了，到来谤别人。老娘人便看不像，却替老公争气。前门不进师姑，后门不进和尚，拳头上立得人起，臂膊上走得马过，不像你那狗淫妇，人硬货不硬，表壮里不壮，作成老公带了绿帽儿，羞也不羞！还亏你老着脸在街坊上骂人。便臊贱时，也不恁般般做作！我家小厮年幼，连头带脑，也还不勾与你补空，你休得缠他！臊发时还去寻那旧汉子，是多寻几遭，多养了几个野贼种，大起来好做贼。”一声泼妇，一声淫妇，骂一个路绝人稀。杨氏怕老公，不敢揽事，又没处出气，只得骂长儿道：“都是你那小天杀的，不学好，引这长舌妇开口。”提起木柴，把长儿劈头就打，打得长儿头破血淋，豪淘大哭。邱乙大正从窑上回来，听得孙大娘叫骂，侧耳多时，一句句都听到肚里，想道：“是那家婆娘不秀气？替老公装幌子，惹得绰板婆叫骂。”及至回家，见长儿啼哭，问起缘由，到是自家家里招揽的是非。邱乙大是个硬汉，怕人耻笑，声也不喷，气忿忿地坐下。远远的听得骂声不绝，直到黄昏后方才住口。邱乙大吃了几碗酒，等到夜深人静，叫老婆来盘问道：“你这贱人瞒着我做的好事！趁的许多汉子，姓甚名谁？好好招将出来，我自去寻他说话。”那婆娘原是怕老公的，听得这句话，分明似半空中响一个霹雳，战兢兢还敢开口？邱乙大道：“泼贱妇，你有本事偷汉子，如何没本事说出来？若要不知，除非莫为。瞒得老公，瞒不得邻里，今日教我如何做人？你快快说来，也得我心下明白。”杨氏道：“没有这事，教我说谁来？”邱乙大道：“真个没有？”杨氏道：“没有。”邱乙大道：“既是没有时，他们如何说你，你如何凭他说，不则一声？显得心虚口软，应他不得。若是真个没有，是他们诈说你时，你今夜吊死在他门上，方表你清白，也出脱了我的丑名。明日我好与他讲话。”那婆娘怎肯走动，流下泪来，被邱乙大三两个巴掌，搠出大门。把一条麻索丢与他，叫道：“快死快死！不死便是恋汉子了。”说罢，关上门儿进来。长儿要来开门，被乙大一顿栗暴，打得哭了一场睡去了。乙大有了几分酒意，也自睡去。单剩杨氏在门外好苦，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千不是，万不是。只是自家不是，除却死，别无良策。自悲自怨了多时，恐怕天明，慌慌张张的取了麻索，去认那刘三旺的门首。也是将死的人，失魂颠智，刘家本在东间壁第三家，却错走到西边去，走过了五六家，到第六家，见门面与刘家相像，忙忙的把几块乱砖衬脚，搭上麻索于簷下，系颈自尽。可怜伶俐妇人，只为一文钱斗气，丧了性命。正是：

地下新添恶死鬼，人间不见画花人。

却说西邻第七家，是个打铁的匠人门首。这匠人浑名叫做白铁，每夜四更，便起来打铁。偶然开了大门撒溺，忽然一阵冷风，吹得毛骨辣然，定睛

看时，吃了一惊。

不是傀儡场中鲍老，竟像鞦 架上佳人。

下挂着一件物事，不知是那里来的？好不怕人！犹恐是眼花，转身进屋，点个火来一照，原来是新缢的妇人，咽喉气断，眼见得救不活了。欲待不去照管他，到天明被做公的看见，却不是一场飞来横祸，辨不清的官司。思量一计：“将他移在别处，与我便无干了。”耽着惊恐，上前去解这麻索。那白铁本来有些蛮力，轻轻的便取下挂来，背出正街，心慌意急，不暇致详，向一家门里撒下。头也不回，竟自归家，兀自连打几个寒噤，铁也不敢打了，复上床去睡卧。不在话下。

且说邱乙大，黑蚤起来开门，打听老婆消息，走到刘三旺门前，并无动静，直走到巷口，也没些踪影，又回来坐地寻思：“莫不是这贱妇逃走他方去了？”又想：“他出门稀少，又是黑暗里，如何行动？”又想道：“他若不死时，麻索必然还在。”再到门前去看时，地下不见麻绳，定是死在刘家门首，被他知觉，藏过了尸首，与我白赖。又想：“刘三旺昨晚不回，只有那绰板婆和那小厮在家，那有力量搬运？”又想道：“虫蚁也有几只脚儿，岂有人无帮助？且等他开门出来，看他什么光景，见貌辨色，可知就里。”等到刘家开门，再旺出来，把钱去市心里买馍馍点心，并不见有一些惊慌之意。邱乙大心中委决不下，又到街前街后间荡，打探一回，并无影响。回来看见长儿还睡在床上打鼾，不觉怒起，掀开被，向腿上四五下，打得这小厮睡梦里直跳起来。邱乙大道：“娘也被刘家逼死了，你不去讨命，还只管睡！”这句话，分明邱乙大教长儿去惹事，看风色。长儿听说娘死了，便哭起来，忙忙的穿了衣服，带着哭，一迳直赶到刘三旺门首去，骂道：“狗娼根！狗淫妇！还我娘来？”那绰板婆孙大娘，见长儿骂上门，如何耐得，急赶出来骂道：“千人射的野贼种，敢上门欺负老娘么？”便揪着长儿头发，却待要打，见邱乙大过来，就放了手，这小厮满街乱跳乱舞，带哭带骂讨娘。邱乙大已耐不住，也骂起来。那绰板婆怎肯相让，旁边钻出个再旺不断相帮，两下干骂一场，邻里劝开。邱乙大教长儿看守家里，自去街上央人写了状词，赶到浮梁县告刘三旺和妻孙氏人命事情。大尹准了状词，差人拘拿原告和邻里干证，到官审问。原来绰板婆孙氏平昔口嘴不好，极是要冲撞人，邻里都不欢喜；因此说话中间，未免偏向邱乙大几分，把相骂的事情，增添得重大了，隐隐的将这人命，射实在绰板婆身上。这大尹见众人说话相同，信以为实。错认刘三旺将尸藏匿在家，希图脱罪。差人搜检，连地也翻了转来，只是搜寻不出，故此难以定罪。且不用刑，将绰板婆拘禁，差人押刘三旺寻访杨氏下落，邱乙大讨保在外。这场官司好难结哩！有分教：

绰板婆消停口舌，磁器匠担误生涯。

这事且阁过不题。再说白铁将那尸首，却撒在一个开酒店的人家门首。那店主人王公，年纪六十余岁，有个妈妈，靠着卖酒过日。是夜睡至五更，只听得叩门之声，醒时又不听得。刚刚合眼，却又闻得砰砰声叩响。心中惊异，披衣而起，即唤小二起来，开门观看。只见街头上，不横不直，挡着这件物事。王公还道是个醉汉，对小二道：“你仔细看一看，还是远方人，是近处人？若是左近邻里，可叩他家起来，扶了去。”小二依言，俯身下去认看，因背了星光，看不仔细。见颈边拖着麻绳，却认做是条马鞭，便道：“不是近边人，想是个马夫。”王公道：“你怎么晓得他是个马夫？”小二道：“见他身边有根马鞭，故此知得。”王公道：“既不是近处人，由他罢！”

小二欺心，要拿他的鞭子，伸手去拾时，却拿不起，只道压了身底下，尽力一扯，那尸首直竖起来，把小二吓了一跳，叫道：“阿呀！”连忙放手。那尸扑的倒下去了。连王公也吃一惊，问道：“这怎么说？”小二道：“只是根鞭儿，要拿他的，不想却是缢死的人，颈下扣的绳子。”王公听说，惊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叫道：“这没头官司，叫我如何吃得起？若到了官，如何洗得清？”便与小二商议，小二道：“不打紧，只教他离了我这里，就没事了。”王公道：“说得有理，还是拿到那里去好？”小二道：“撇他在河里罢。”当下二人动手，直抬到河下。远远望见岸上有人，打着灯笼走来，恐怕被他撞见，不管三七二十一，撇在河边，奔回家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岸上打灯笼来的是谁？那人乃是本镇一个大户叫做朱常，为人奸诡百出，变诈多端，是个好打官司的主儿。因与一个隔县姓赵的人家争田。这一蚤要到田头去割稻，同着十来个家人，拿了许多扁挑、索子、镰刀，正来下舡。那提灯的在前，走下岸来，只见一人横倒在河边，也认做是个醉汉，便道：“这该死的贪这样脓血！若再一个翻身，却不滚在河里，送了性命。”内中一个家人，叫做卜才，是朱常手下第一出尖的帮手，他只见醉汉身边有些钱钞，就蹲倒身，伸手去摸他腰下，却冰一般冷，缩手不迭，便道：“原来死了！”朱常听说是死人，心下顿生不良之念。忙叫：“不要慌。拿灯来照看，是老的？是少的？”众人在灯下仔细打灯认，却是个缢死的妇人。朱常道：“你们把他颈里绳解去拿掉了，扛下舡里去藏好。”众人道：“老爹，这妇人正不知是甚人谋死的？我们如何到去招揽是非？”朱常道：“你莫管他，我自有用处。”众人只得依他，解去麻绳，叫起看船的，扛上船，藏在舡里，将平基盖好。朱常道：“卜才，你回去，媳妇子叫五六个来。”卜才道：“这二三十亩稻，勾什么砍，要这许多人去做甚？”朱常道：“你只管叫来，我自有用处。”卜才不知是什么意思，即便提了灯回去。不一时叫到，坐了一舡，解缆开船。两人荡桨，离了镇上。众人问道：“老爹载这东西去有甚用处？”朱常道：“如今去割稻，赵家定来拦阻，少不得有一场相打，到告状结杀。如今天赐这东西与我，岂不省了打官司。还有许多妙处。”众人道：“老爹怎见省了打官司？又有何妙处？”朱常道：“有了这尸首时，只消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却不省了打官司。你们也有些财采。他若不见机，弄到当官，定然我们占个上风，可不好么！”众人都喜道：“果然妙计！小人们怎省得？”正是：

算定机谋夸自己，排成巧计害他人。

这些人都是愚野村夫，晓得什么利害？听见家主说得都有财采，竟像瓮中取鳖，手到拿来的事，乐极了，巴不得赵家的人，这时便到河边来厮闹便好：银子即有得到手，官司又可以赢得。心急，发狠荡起浆来，这舡竟像生了翼翅的一般，顷刻就飞到了。此时天色渐明，朱常教把船歇在空阔无人居住之处，离田头尚有一箭之路。众人都上了岸，寻出一条一股好一股断的烂草绳，将船缆在一颗草根上，只留一个人在船上看守，众男女都下田割稻。朱常远远的立在岸上打探消耗。元来这地方叫做鲤鱼桥，离景德镇只有十里多远，再过去里许，又唤做太白村，乃南直隶徽州府婺源县所管。因是两省交界之处，人人错壤而居，与朱常争田这人名唤赵完，也是个大富之家，原是浮梁县人户，却住在婺源县地方。两县俱置得有田产。那争的田，只得三十余亩，乃赵完族兄赵宁的。先把来抵借了朱常银子，却又卖与赵完，恐怕出丑，就揽来佃种，两边影射了三四年，不想近日身死，故此两家相争。这

稻子还是赵宁所种。

说话的，这田在赵完屋脚跟头，如何不先斫了，却留与朱常来割？看官有所不知，那赵完也是个强横之徒，看得自己大了，道这田是明中正契买族兄的，又在他的左近？朱常又是隔省人户，料必不敢来割稻，所以放心托胆。那知朱常又是个专在虎头上做窠，要吃不怕死的魑魅，竟来放对，只在田中砍稻。蚤有人报知赵完。赵完道：“这厮真是吃了大虫的心，豹子的胆，敢来我这里打拨！想是来送死么！”儿子赵寿道：“爹，自古道：来者不惧，惧者不来。也莫轻觑了他！”赵完问报人道：“他们共有多少人在此？”答道：“十来个男子，六七个妇人。”赵完道：“既如此，也教妇人去。男的对男，女对女，都拿来，敲断他的孤拐子，连舡都拔他上岸，那时方见我的手段”。即便唤起二十多人，十来个妇人，一个个粗脚大手，裸臂揎拳，如疾风骤雨而来。赵完父了随后来看。且说众人远远的望着田中，便喊道：“偷稻的贼不要走！”朱常家人媳妇，看见赵家有人来了，连忙住手，望河边便跑。到得岸旁，朱常连叫快脱衣服。众人一齐卸下，堆做一处，叫一个妇人看守，复身转来。叫道：“你来你来，若打输与你，不为好汉。”赵完家有个雇工人，叫做田牛儿，自恃有些气力，抢先飞奔向前。朱家人见他势头来得勇猛，两边一闪，让他冲将过来，才让他冲进时，男子妇人，一裹转来围住。田牛儿叫声：“来的好！”提起升箩般拳头，拣着个精壮村夫，赶上一拳打去，只望先打倒了一个硬的，其余便如摧枯拉朽了。谁知那人却也来得，拳到面上时，将身子打一偏，那拳便打个空，反被众人围将拢来，将田牛儿围住，险些儿动不得。急起左拳来打，手尚未起，又被一人接住，两边扯开。田牛儿便施展不得。朱家人也不打他，推的推的，扯的扯，到像八抬八绰一般，脚不点地，竟拿上船。那烂草绳系在草根上，有甚肋骨，初踏上船就断了。艄上人已预先将篙拦住，众人将田牛儿纳在舱中乱打。赵家后边的人，见田牛儿捉上船去，蜂拥赶上船抢人。朱家妇女，都四散走开，放他上去。说时迟，那时快，拦篙的人一等赵家男子妇人上齐船时，急掉转篙，望岸上用力一点，那船如箭一般，向河心中直荡开去。人众船轻，三四幌便翻将转来。两家男女四十多人，尽都落水。这些妇人各自挣扎上岸，男子就在水中相打，纵横搅乱，激得水溅起来，恰如骤雨相似。把岸上看的人眼都耀花了，只叫莫打，有话上岸来说。正打之间，卜才就人乱中，把那缢死妇人尸首，直掇过去，便喊起来道：“地方救护，赵家打死我家人了！”朱常同那六七个妇人，在岸边接应。一齐喊叫，其声震天动地。赵家的妇人，正绞挤湿衣，听得打死了人，带水而逃。水里的人，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正不知是哪个打死的，巴不能摆脱逃走，被朱家人乘势追打，吃了老大的亏，挣上了岸，落荒逃奔。此时只恨父母少生了两只脚儿。朱家人欲要追赶，朱常止住道：“如今不是相打的事了，且把尸首收拾起来，抬放他家屋里了，再处。”众人把尸首拖到岸上，卜才认做妻子，假意啼啼哭哭。朱常又教捞起船上篙桨之类，寄顿佃户人家；又对看的人道：“列位地方邻里，都是亲眼看见，活打死的，须不是诬陷赵完，倘到官司时，少不得要相烦做个证见，但求实说罢了。”这几句是朱常引人来兜揽处和的话。此时内中若有个有力量的，出来担当，不教朱常把尸首抬去赵家说和，这事也不见得后来害许多人的性命。只因赵完父子，平日是个难说话的，恐怕说而不听，反是一场没趣。况又不晓得朱常心中是甚样个意儿？故此并无一人招揽。朱常见无人招架，教众人穿起衣服，把尸首芦席卷了，将绳索络好，四人扛着，望赵完家

来。看的人随后跟来，观看两家怎地结局？

铜盆撞了铁扫帚，恶人自有恶人磨。

且说赵完父子随后赶来，远望着自家人追赶朱家的人，心中欢喜。渐渐至近，只见妇女家人，浑身似水，都像落汤鸡一般，四散奔走。赵完惊讶道：“我家人多，如何反被他们打下水去？”正说着，只见众人赶到，乱嚷道：“阿爹不好了！快回去罢。”赵完道：“你们怎地恁般没用？都被打得这模样！”众人道：“打是小事，只是他家死了人却怎处？”赵完听见死了个人，吓得就酥了半边，两只脚就像钉了，半步也行不动。赵寿与田牛儿，两边挟着胳膊而行，扶至家中坐下，半晌方才开言：“如何就打死了人？”众人把相打翻船的事，细说一遍。又道：“我们也没有打妇人，不知怎地死了？想是淹死的。”赵完心中没了主意，只叫：“这事怎好？”那时合家老幼，都丛在一堆，人人心中惊慌。正说之间，人进来报：“朱家把尸首抬来了。”赵完又吃这一吓，恰像打坐的禅和子，急得身色一毫不动。自古道：物极则反，人急计生。赵寿忽地转起一念，便道：“爹莫慌，我自有对付他的计较在此。”便对众人道：“你们多向外边闪过，让他们进来之后，听我鸣锣为号，留几个紧守门口，其余都赶进来拿人，莫教走了一个。解到官司，见许多人白日抢劫，这人命自然从轻。”众人得了言语，一齐转身。赵完恐又打坏了人，分付：“只要拿人，不许打人。”众人应允，一阵风出去。赵寿只留了一个心腹义孙赵一郎道：“你且在此。”又把妇女妻小打发进去，分付：“不要出来。”赵完对儿子道：“虽然告他白日打抢，总是人命为重，只怕抵当不过。”赵寿走到耳根前，低低道：“如今只消如此这般。”赵完听了大喜，不觉身子就健旺起来，乃道：“事不宜迟，快些停当！”赵寿先把各处门户闭好，然后寻了一把斧头，一个棒槌，两扇板门，都已完备，方教赵一郎到厨下叫出一个老儿来。那老儿名唤丁文，约有六十多岁，原是赵完的表兄，因有了个懒黄病，吃得做不得，却又无男无女，捱在赵完家烧火，博口饭吃。当下那老儿不知头脑，走近前问道：“兄弟有甚话？”赵完还未答应，赵寿闪过来，提起棒槌，看正太阳，便是一下。那老儿只叫得声阿呀，翻身跌倒。赵寿赶上，又复一下，登时了帐。当下赵寿动手时，以为无人看见，不想田牛儿的娘田婆，就住在赵完宅后，听见打死了人，恐是儿子打的，心中着急，要寻来问个仔细，从后边走出，正撞着赵寿行凶。吓得蹲倒在地，便立不起身。口中念声：“阿弥陀佛！青天白日，怎做这事！”赵完听得，回头看了一眼，把眼向儿子一颠，赵寿会意，急赶近前，照顶门一棒槌打倒，脑浆鲜血一齐喷出。还怕不死，又向肋上三四脚，眼见得不能勾活了。只因这一文钱，又送了两条性命。正是：

耐心终有益，任意定生灾。

且说赵一郎起初唤丁老儿时，不道赵寿怀此恶念，蓦见他行凶，惊得只缩到一壁角边去。丁老儿刚刚完事，接脚又撞个田婆来凑成一对，他恐怕这第三棒槌轮到头上，心下着忙，欲待要走，这脚上却像千百块石头压住，那里移得动分毫。正在慌张，只见赵完叫道：“一郎快来帮一帮。”赵一郎听见叫他相帮，方才放下肚肠，挣扎得动，向前帮赵寿拖这两个尸首，放在遮堂背后，寻两扇板门压好，将遮堂都起浮了窠臼。又分付赵一郎道：“你切不可泄漏？待事平了，把家私分一股与你受用。”赵一郎道：“小人靠阿爹洪福过日的，怎敢泄漏？”刚刚停当，外面人声鼎沸，朱家人已到了。赵完三人退入侧边一间屋里，掩上门儿张看。且说朱常引家人媳妇，扛着尸首赶

到赵家，一路打将进去。直到堂中，见四面门户紧闭，并无一个人影。朱常教把尸首居中停下，“打到里边去拿赵完这老亡八出来，锁在死尸脚上。”众人一齐动手，乒乒乓乓将遮堂乱打，那遮堂已是离了窠臼的，不消几下，一扇扇都倒下去，尸首上又压了一层。众人只顾向前，那知下面有物。赵寿见打下遮堂，把锣筛起。外边人听见，发声喊，抢将入来。朱常听得筛锣，只道有人来抢尸首，急掣身出来，众人已至堂中，两个你揪我扯，搅做一团，滚做一块。里边赵完三人大喊：“田牛儿！你母亲都被打死了，不要放走了人。”田牛儿听见，急奔来问：“我母亲如何却在这里？”赵完道：“他刚同丁老官走来问我，遮堂打下，压死在内。我急走得快，方逃得性命。若迟一步儿，这时也不知怎地了！”田牛儿与赵一郎将遮堂搬开，露出两个尸首。田牛儿看娘头时，已打开脑浆，鲜血满地，放声大哭。朱常听见，只道还是假的，急抽身一望，果然有两个尸首，着了忙，往外就跑。这些家人媳妇，见家主走了，各要摆脱逃走，一路揪扭打将出来。那知门口有人把住，一个也走不脱，都被拿住。赵完只叫：“莫打坏了人。”故此朱常等不十分吃亏。赵寿取出链子绳索，男子妇女锁在一堂。田牛儿痛哭一回，心中忿怒，跳起身来。“我把朱常这狗忘八，照依母亲打死罢了。”赵完拦住道：“不可不可！如今自有官法究治，打死他做甚？”教众人扯过一边。此时已哄动远近村坊，地方邻里，无有不到赵家观看。赵完留到后边，备起酒席款待，要众人写个白昼劫杀公呈。那众人都是赵完的亲戚佃户，俱应承了。赵完即央人写了状词，邻里写了公呈，同往婺源县击鼓喊冤。正是：

强中更遇强中手，恶人须服恶人磨。

却说那婺源县大尹，姓李名正，字国材，山东历城县人。乃进士出身，为官直正廉明，雪冤辨奸。又且一清如水，分文不取。当下闻得击鼓喊冤，即便升堂，传集衙役皂快，喝教带进赵完一千人跪在丹墀下。大尹问道：“你们有甚冤枉？从实说来。”赵完手持状词，口中只说：“老爷救命。”大尹叫手下人拿上状词看了，见是人命重事。大尹又问邻佑道：“你们是什么人？”邻佑道：“小人俱是赵完左右邻居。目击朱常在赵完家行凶，不得不来报明。”将呈子递上。大尹看了，就叫打轿，带领仵作一应衙役，往赵家检验。赵家已自摆设公案，迎接大尹。到了，坐定，叫仵作将三个死尸致命伤处，从实检验报来。仵作先将丁老儿、田氏看过，禀道：“这两个俱是打伤脑壳。”又将朱常的死妇遍身看过，禀道：“此妇遍身并无伤处，惟有领下一条血痕，看来不是打死，竟是勒死的。”大尹道：“可俱是实？”仵作禀道：“小人怎敢混报？”大尹心下疑惑：“既是两下相殴，为何此妇身上毫无伤处？”遂唤朱常问道：“此妇是你什么人？”朱常禀道：“是小人家卜才的妻子。”大尹便唤卜才问道：“你的妻子可是昨日登时打死了？”卜才道：“是。”大尹问了详细，自走下来把三个尸首逐一亲验，仵作人所报不差，暗称奇怪。分付把棺木盖上封好，带到县里听审。大尹在轿上，一路思想，心下明白。回县坐下，发众犯都跪在仪门外。单唤朱常上去，道：“朱常，你不但打死赵家二命，连这妇人也是你谋死的！须从实招来。”朱常道：“这是家人卜才的妻子余氏，实被赵完打下水死的，地方上人，都是见的，如何反是小人谋死？爷爷若不信，只问卜才便见明白。”大尹喝道：“胡说！这卜才乃你一路之人，我岂不晓得！敢在我面前支吾！夹起来。”众皂隶一齐答应上前，把朱常鞋袜去了，套上夹棍，便喊起来。那朱常本是富足之人，虽然好打官司，从不曾受此痛苦，只得一一吐实：“这尸首是浮梁江口不知何人撇下的。”

大尹录了口词，叫跪在丹墀下。又唤卜才进来，问道：“死的妇人果是你妻子么？”卜才道：“正是小人妻子。”大尹道：“既是你妻子，如何把他谋死，陷害赵完？”卜才道：“爷爷，昨日赵完打下水身死，地方上人，都看见的。”大尹把惊堂在桌上一连七八拍，大喝道：“你这该死的奴才！这是谁家的妇人，你冒认做妻子，陷害别人！你家主已招称，是你把他弄死。你若巧辩，快夹起来。”卜才见大尹像道士打灵牌一般，把气拍一片声乱拍乱喊，将魂魄都惊落了，又听见家主已招，只得禀道：“这都是家主教小人认作妻子，并不干小人之事。”大尹道：“你一一从实细说。”卜才将下船遇见尸首，定计诈赵完前后事细说一遍，与朱常无二。大尹已知是实，又问道：“这妇人虽不是你打死，也不该冒认为妻，陷害平人。那丁文田婆却是你与家主打死的，这须没得说。”卜才道：“爷爷，其实不曾打死，就夹死小人，也不招的。”大尹也教跪在丹墀。又唤赵完并地方来问，都执朱常打尸到家，乘势打死。大尹因朱常造谋陷害赵完事实，连这人命也疑心是真，又把朱常夹起来。朱常熬刑不起，只得屈招。大尹将朱常、卜才各打四十，拟成斩罪，下在死囚牢里。其余十人，各打二十板，三个充军，七个徒罪，亦各下监。六个妇人，都是杖罪，发回原籍。其田断归赵完，代赵宁还原借朱常银两。又行公文关会浮梁县查究妇人尸首来历。那朱常初念，只要把那尸首做个媒儿，赵完怕打人命官司，必定央人兜收私处，这三十多亩田，不消说起归他，还要絮诈一注大钱，故此用这一片心机，谁知激变赵寿做出没天理事来对付他，反中了他计。当下来到牢里，不胜懊悔，想道：“这蚤若不遇这尸首，也不见得到这地位！”正是：

蚤知更有强中手，却悔当初枉用心。

朱常料道：“此处定难翻案。”叫儿子分付道：“我想三个尸棺，必是钉稀板薄，交了春气，自然腐烂。你今先去会了该房，捺住关会文书。回去教妇女们，莫要泄漏这缢死尸首消息。一面向本省上司去告准，捱至来年四五月间，然后催关去审，那时烂没了缢死绳痕，好与他白赖。一事虚了，事事皆虚，不愁这死罪不脱。”朱太依了父亲，前去行事，不在话下。

却说景德镇卖酒王公家小二因相帮撇了尸首，指望王公给些东西，过了两三日，却不见说起。小二在口内野唱，王公也不在其意。又过了几日，小二不见动静，心中焦燥，忍耐不住，当面明明说道：“阿公，前夜那话儿，亏我把去出脱了还好；若没我时，到天明地方报知官司，差人出来相验，饶你硬挣，不使酒钱，也使茶钱。就拌上十来担涎吐，只怕还不得了结哩！如今省了你许多钱钞，怎么竟不说起谢我？”大凡小人度量极窄，眼孔最浅：偶然替人做件事儿，微幸得效，便道是天大功劳，就来挟制那人，责他厚报；稍不如意，便要翻转脸来了。所以人家用错了人，反受其荼毒。如小二不过一时用得些气力，便想要王公的银子，那王公若是个知事的，不拘多寡与他些也就罢了，谁知王公又是舍不得一文钱的吝啬老儿，说着要他的钱，恰像割他身上的肉，就面红颈赤起来了。当下王公见小二要他银子，便发怒道：“你这人忒没理！吃黑饭，护漆柱。吃了我家的饭，得了我的工钱，便是这些小事，略走得几步，如何就要我钱？”小二见他发怒，也就嚷道：“呀！就不把我，也是小事，何消得喉急？用得我着，方吃得你的饭，赚得你的钱，须不是白把我用的。还有一句话，得了你工钱，只做得生活，原不曾说替你拽死尸的。”王婆便走过来道：“你这蛮子，真个惫懒！自古道：茄子也让三分老。怎么一个老人家，全没些尊卑，一般样与他争嚷！”小二道“阿婆，

我出了力，不把银子与我，反发喉急，怎不要嚷？”王公道：“什么！是我谋死的？要诈我钱！”小二道：“虽不是你谋死，便是擅自移尸，也须有个罪名。”王公道：“你到去首了我来。”小二道：“要我首也不难，只怕你当不起这大门户。”王公赶上前道：“你去首，我不怕。”望外劈颈就搦。那小二不曾提防，捉脚不定，翻觔头直跌出门外，磕碎脑后，鲜血直淌。小二跌毒了，骂道：“这老忘八！亏了我，反打么！”就地下拾起一块砖头来，望王公掷去，谁知数合当然，这砖不歪不斜，正中王公太阳，一交跌倒，再不则声。王婆急上前扶时，只见口开眼定，气绝身亡。跌脚叫苦，便哭起天来。只因这一文钱上，又断送了一条性命。

总为惜财丧命，方知财命相连。

小二见王公死了，爬起来就跑。王婆喊叫邻里，赶上拿转，锁在王公脚上。问王婆：“因甚事起？”王婆一头哭，一头将前情说出，又道：“烦列位与老身作主则个。”众人道：“这厮元来恁地可恶！先教他吃些痛苦，然后解官。”三四个邻佑上前来，一顿拳头脚尖，打得半死，方才住手。教王婆关闭门户，同到县中告状。此时纷纷传说，远近人都来观看。且说邱乙大正访问妻子尸首不着，官司难结，心思气闷。这一日闻得小二打王公的根由，“怎道这妇女尸首，莫不就是我的妻么？”急走来问，见王婆锁门要去告状。邱乙大上前问了详细，计算日子，正是他妻子出门这日，便道：“怪道我家妻子尸首，当朝就不见踪影，原来是他们丢掉了。到如今有个实据，绰板婆却自赖不得的了。”即忙赶到县前看来，只见王婆叫喊到县堂上。县主知是杀人大案，立刻出签拿了小二。不问众人，先教王婆问了备细。小二料道罪真难脱了，不待用夹，一一招承。打了三十，问成死罪，下在狱中。邱乙大算计妻子被刘三旺谋死，正是此日，这尸首一定是他撇下的。证见已确，要求审结。此时婺源县知会文书未到，大尹因没有尸首，终无实据。原发落出去寻觅。再说小二，初时已被邻里打伤，那顿板子，又十分利害。到了狱中，没有使用，又且一顿拳头，三日之间，血崩而死。为这一文钱起，又送一条性命。

见因贪白镔，番自丧黄泉。

且说邱乙大从县中回家，正打白铁首经过，只听得里边叫天叫地啼哭。原来白铁自那夜担着惊恐，出脱这尸首，冒了风寒，回家上得床，就发起寒热，病了十来日，方才断命。所以老婆啼哭。眼见为这一文钱，又送一条性命。

化为阴府惊心鬼，失却阳间打铁人。

邱乙大闻知白铁已死，叹口气道：“恁般一个好汉！有得几日，却又了帐。可见世人真是没根的！”走到家中看时，止有这个小小厮，鬼一般缩在半边，要口热水，也不能勾。看了那样光景，方懊悔前日逼勒老婆，做了这件拙事。如今又弄得不尴不尬，心下烦恼，连生意也不去做，终日东寻西觅，并无尸首下落。看看捱过残年，又蚤五月中旬。那时朱常儿子朱太已在按院告准状词，批在浮梁县审问，行文到婺源县关提人犯尸棺。起初朱太还不上紧，到了五月间，料得尸首已是腐烂，大大送个东道与婺源县该房，起文关解。那赵完父子因婺源县已经问结，自道没事，毫无畏惧，抱卷赴理。两县解子领了一干人犯，三具尸棺，道至浮梁县当堂投递。大尹将人犯羁禁，尸棺发置官坛候检，打发婺源回文，自不必说。不则一日，大尹吊出众犯，前去相验。那朱太合衙门通买嘱了，要胜赵完。大尹到尸场上坐下，赵完将浮

梁县案卷呈上，大尹看了，对朱常道：“你借尸索诈，打死二命，事已问结，如何又告？”朱常禀道：“爷爷，赵完打余氏落水身死，众目共见；却买嘱了地邻忤作，妄报是缢死的。那丁文、田婆，自己情慌，谋害抵饰，硬诬小人打死。且不要论别件，但据小人主仆力量有限，赵家是何等势力，却容小人打死二命？况死的俱是七十多岁，难道恁地利害，只拣垂死之人来打？爷爷推详这上，就见明白。”大尹道：“既如此，你当时就不该招承了。”朱常道：“他那衙门情熟，用极刑拷逼，若不屈招，性命已不到今日了。”赵完也禀道：“朱常当日倚仗假尸，逢着的便打，合家躲避；那丁文、田婆年老奔走不及，故此遭他毒手。假尸缢死绳痕，是婺源县太爷亲验过的，岂是忤作妄报。如今日久腐烂，巧言诳骗爷爷，希图漏网反陷。但求细看招卷，曲直立见。”大尹道：“这也难凭你说。”即教开棺检验。天下有这等作怪的事，只道尸首经了许久，料已腐烂尽了，谁知都一毫不变，宛然如生。那杨氏颈下这条绳痕，转觉显明，倒教忤作人没理会。你道为何？他已得了朱常的钱财，若尸首烂坏了，好从中作弊，要出脱朱常，反坐赵完。如今伤痕见在，若虚报了，恐大尹还要亲验。实报了，如何得朱常银子。正在踌躇，大尹蚤已瞧破，就走下来亲验。那忤作人被大尹监定，不敢隐匿，一一实报。朱常在傍暗暗叫苦。大尹将所报伤处，将卷对看，分毫不差，对朱常道：“你所犯已实，怎么又往上司讬告？”朱常又苦苦分诉。大尹怒道：“还要强辨！夹起来！快说这缢死妇人是那里来的？”朱常受刑不过，只得招出：“本日蚤起，在某处河沿边遇见，不知是何人撒下？”那大尹极有记性，忽地想起：“去年邱乙大告称，不见了妻子尸首；后来卖酒王婆告小二打死王公，也称是日抬尸首，撒在河沿上去了。至今尸首没有下落，莫不就是这个么？”暗记在心。当下将朱常、卜才都责三十，照旧死罪下狱，其余家人问徒招保。赵完等发落宁家，不题。

且说大尹回到县中，吊出邱乙大状词，并王小二那宗案卷查对，果然日子相同，撒尸地处一般，更无疑惑。即着原差，唤到邱乙大、刘三旺干证人等，监中吊出绰板婆孙氏，齐到尸场认看。此时正是五月天道，监中瘟疫大作，那孙氏刚刚病好，还行走不动，刘三旺与再旺扶挟而行。到了尸场上，忤作揭开棺盖，那邱乙大认得老婆尸首，放声号恸，连连叫道：“正是小人妻子。”干证邻里也道：“正是杨氏。”大尹细细鞠问致死情由，邱乙大咬定：“刘三旺夫妻登门打骂，受辱不过，以致缢死。”刘三旺、孙氏，又苦苦折辩。地邻俱称是孙氏起衅，与刘三旺无干，大尹喝教将孙氏拶起。那孙氏是新病好的人，身子虚弱，又走行这番，劳碌过度，又费唇费舌折辩，渐渐神色改变。经过拶子，疼痛难忍，一口气收不来，翻身跌倒，呜呼哀哉！只因这一文钱上起，又送一条性命。正是：

地狱又添长舌鬼，阳间少了绰板声。

大尹看见，即令放拶。刘三旺向前叫喊，喊破喉咙，也唤不转。再旺在旁哀哀啼哭，十分凄惨。大尹心中不忍，向邱乙大道：“你妻子与孙氏角口而死，原非刘三旺拳手相打，今孙氏亦亡，足以抵偿。今后两家和好，尸首各自领归埋葬，不许再告；违者，定行重治。”众人扣首依命，各领尸首埋葬，不在话下。

且说朱常、卜才下到狱中，想起枉费许多银两，反受一场刑杖，心中气恼，染起病来，却又沾着瘟气，二病夹攻，不勾数日，双双而死。只因这一文钱上起，又送两条性命。

未诈他人，先损自己

说话的，我且问你：朱常生心害人，尚然得个丧身亡家之报；那赵完父子活活打死无辜二人，又诬陷了两条性命，他却漏网安享，可见天理原有报不到之处。看官，你可晓得，古老有几句言语么？是那几句？古语道：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那天公算子，个个记得明白。古往今来，曾放过那个？这赵完父子漏网受用，一来他的顽福未尽；二来时候不到；三来小子只有一张口，没有两副舌，说了那边，便难顾这边，少不得逐节还你一个报应。闲话休题。且说赵完父子，又胜了朱常，回到家中，亲戚邻里，齐来作贺。吃了好几日酒。又过数日，闻得朱常、卜才，俱已死了，一发喜之不胜。田牛儿念着母亲暴露，领归埋葬不题。时光迅速，不觉又过年余。原来赵完年纪虽老，还爱风月，身边有个偏房，名唤爱大儿。那爱大儿生得四五分颜色，乔乔画画，正在得趣之时。那老儿虽然风骚，到底老人家，只好虚应故事，怎能勾满其所欲？看见义孙赵一郎，身材雄壮，人物乖巧，尚无妻室，到有心看上了。常常走到厨房下，捱肩擦背，调嘴弄舌。你想世上能有几个坐怀不乱的鲁男子，妇人家反去勾搭，他可有不肯之理。两下眉来眼去，不一日，成就了那事。彼此俱在少年，犹如一对饿虎，那有个饱期，捉空就闪到赵一郎房中，偷一手儿。那赵一郎又有些本领，弄得这婆娘体酥骨软，魄散魂销，恨不得时刻并做一块。约莫串了半年有余，一日，爱大儿对赵一郎说道：“我与你虽然快活了这几多时，终是碍人耳目，心忙意急，不能勾十分尽兴。不如悄地逃往远处，做个长久夫妻。”赵一郎道：“小娘若真肯向我，就在这里，也可做得长久夫妻。”爱大儿道：“你便是心上人了，有甚假意？只是怎地在此就做得夫妻！”赵一郎道：“昔年丁老官与田婆，都是老爹与大官人自己打死诈赖朱家的，当时教我相帮他扛抬，曾许事完了日，分一分家私与我。那个棍棒，还是我藏好。一向多承小娘相爱，故不说起。你今既有此心，我与老爹说，不要了那一分家，寻个所在住下，然后再央人说，要你为配，不怕他不肯。他若舍不得，那时你悄地竟自走了出来，他可敢道个不字么？设或不达时务，便报与田牛儿，同去告官，教他性命也自难保。”爱大儿闻言，不胜欢喜，道：“事不宜迟，作速理会。”说罢，闪出房去。次日赵一郎探赵完独自个在堂中闲坐，上前说道：“向日老爹许过事平之后，分一分家私与我。如今朱家了帐已久，要求老爹分一股儿，自去营运，与我度日。”赵完答道：“我晓得了。”再过一日，赵一郎转入后边，遇着爱大儿，递个信儿道：“方才与老爹说了，娘子留心察听看，可像肯的。”爱大儿点头会意，各自开去不题。

且说赵完叫赵寿到一个厢房中去，将门掩上，低低把赵一郎说话，学与儿子，又道：“我一时含糊应了他，如今还是怎地计较？”赵寿道：“我原是哄他的甜话，怎么真个就做这指望？”老赵道：“当初不合许出了，今若不与他些，这点念头，如何肯息？”赵寿沉吟了一回，又生起歹念，乃道：“若引惯了他，做了个月月红，倒是无了无休的诈端。想起这事，止有他一个晓得，不如一发除了根，永无挂虑。”那老儿若是个有仁心的，劝儿子休了这念，胡乱与他些小东西，或者免得后来之祸，也未可知。千不合，万不合，却说道：“我也有这念头，但没有个计策。”赵寿道：“有甚难处，明日去买些砒霜，下在酒中，到晚灌他一醉，怕道不就完事。外边人都晓得平

日将他厚待的，决不疑惑。”赵完欢喜，以为得计。他父子商议，只道神鬼不知；那晓得却被爱大儿瞧见，料然必说此事，悄悄走来复在壁上窥听。虽则听着几句，不当明白，恐怕出来撞着，急闪入去。欲要报与赵一郎，因听得不甚真切，不好轻事重报。心生一计，到晚间，把那老儿多劝上几杯酒，吃得醉熏熏，到床上，爱大儿反抱定了那老儿撒娇撒痴，淫声浪说。那老儿迷魂了，乘着酒兴，未免做些没正经事体。方在酣美之时，爱大儿道：“有句话儿要说，恐气坏了你，不好开口。若不说，又气不过。”这老儿正顽得气喘吁吁，借那句话头，就停住了，说道：“是那个冲撞了你？如此着恼！”爱大儿道：“回耐一郎这厮，今早把风活撩拨我，我要扯他来见你，倒说：‘老爹和大官人，性命都还在我手里，料道也不敢难为我。’不知有甚缘故，故这般满话。倘在外人面前，也如此说，必疑我家做甚不公不法勾当，可不坏了名声？那样没上下的人，怎生设个计策摆布死了，也省了后患。”那老儿道：“元来这厮恁般无礼！不打紧，明晚就见功效了。”爱大儿道：“明晚怎地就见功效？”那老儿也是合当命尽，将要药死的话，一五一十说出。那婆娘得了实言，次早闪来报知赵一郎。赵一郎闻言，吃那惊不小，想着：“这样反面无情的狠人！倒要害我性命，如何饶得他过？”摸了棒槌，锁上房门，急来寻着田牛儿，把前事说与。田牛儿怒气冲天，便要赶去厮闹。赵一郎止住道：“若先嚷破了，反被他做了准备。不如竟到官司，与他理论。”田牛儿道：“也说得是。还到那一县去？”赵一郎道：“当初先在婺源县告起，这大尹还在，原到他县里去。”那太白村离县止有四十余里，二人拽开脚步，直跑到县中，正好大尹早堂未退，二人一齐喊叫。大尹唤入，当厅跪下，却没有状词，只是口诉。先是田牛儿哭禀一番，次后赵一郎将赵寿打死了文、田婆，诬陷朱常、卜才情由细诉，将行凶棒槌呈上。大尹看时，血痕虽干，鲜明如昨。乃道：“既有此情，当时为何不首？”赵一郎道：“是时因念主仆情分，不忍出首。如今恐小人泄漏，昨日父子计议，要在今晚将毒药鸩害小人，故不得自来投生。”大尹道：“他父子私议，怎地你就晓得？”赵一郎急遽间，不觉吐出实话，说道：“亏主人偏房爱大儿报知，方才晓得。”大尹道：“你主人偏房，如何肯来报信，想必与你有关么？”赵一郎被问破心事，脸色俱变，强调抵赖。大尹道：“事已显然，不必强辨。”即差人押二人去拿赵完父子并爱大儿前来赴审。到得太白村，天已昏黑，田牛儿留回家歇宿，不题。

且说赵寿早起就去买下砒礞，却不见了赵一郎，问家中上下，都不知道。父子虽然有些疑惑，那个虑到爱大儿泄漏。次日清晨，差人已至，一索捆翻，拿到县中。赵完见爱大儿也拿了，还错认做赵一郎调戏他不从，因此牵连在内。直至赵一郎说出，报他谋害情由，方知向来有奸，懊悔失言。两下辩论一番，不肯招承。怎当严刑锻炼，疼痛难熬，只得一一实招。只因他害了四命，情理可恨，赵完父子，各打六十，依律处斩。赵一郎奸骗主妾，背恩反噬；爱大儿通同奸夫，谋害亲夫，男女二人，各责四十，杂犯死罪，齐下狱中。田牛儿释放回家。一面备文，申报上司，提解见证。不一日申奏刑部，详勘号签，四人俱拟依秋后处决。只因这一文钱，又断送了四条性命。虽然是冤各有头，债各有主，若不为这一文钱争闹，杨氏如何得死？没有杨氏尸首，连朱常这诈害一事，也就做不成了。总为这一文钱，却断送了十三条性命。这段话叫做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奉劝世人，舍财忍气为上。有诗为证：

相争只为一文钱，小隙谁知奇祸连！

劝汝舍财兼忍气，一生无祸得安然。
(《醒世恒言》)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诗曰：

得失枯荣总在天，机关用尽也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螳捕蝉。
无药可延卿相寿，有钱难买子孙贤。
甘贫守分随缘过，便是逍遥自在仙。

话说大梁有个富翁姓张，妻房已丧，没有孩儿，止生一女，招得个女婿。那张老年纪已过七十，因把田地家缘尽交女婿，并做了一家，赖其奉养以为终身之计。女儿女婿也自假意奉承，承颜顺旨，他也不作生儿之望了。不想已后，渐渐疏懒，老大不堪。

忽一日在门前闲立，只见外孙走出来寻公公吃饭。张老便道：“你寻我吃饭么？”外孙答道：“我寻自己的公公，不来寻你。”张老闻得此话，满怀不乐。自想道：“女儿落地便是别家的人，果非虚语。我年纪虽老，精力未衰，何不娶个偏房？倘或生得一个男儿，也是张门后代。”随把自己留下余财，央媒娶了鲁氏之女。成婚未久，果然身怀六甲，方及周年，生下一子。张老十分欢喜，亲戚之间，都来庆贺。惟有女儿女婿，暗暗地烦恼。张老随将此子，取名一飞。众人皆称他为张一郎。又过了一二年，张老患病，沉重不起。将及危急之际，写下遗书二纸，将一纸付与鲁氏道：“我只为女婿外孙不孝，故此娶你做个偏房。天可怜见，生得此子，本待把家私尽付与他，争夺他年纪幼小，你又是个女人，不能支持门户，不得不与女婿管理。我若明明说破，他年要归我儿，又恐怕他每暗生毒计。而今我这遗书中暗藏哑谜，你可紧紧收藏，且待我儿成人之日，从公告理。倘遇着廉明官府，自有主张。”鲁氏依言，收藏过了。张老便叫人请女儿女婿来，嘱咐了几句，就把一张遗书与他，女婿接过看道：“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女婿看过大悦，就交付浑家收讫。张老又私把自己余资与鲁氏母子，为日用之费，赁间房子与他居住。数日之内，病重而死。那女婿殡葬丈人已毕，道是家缘尽是他的。夫妻两口，洋洋得意，自不消说。

却说鲁氏抚养儿子，渐渐长大。因忆遗言，带了遗书，领了儿子，当官告诉。急奈官府都道：“是亲笔遗书，既如此说，自应是女婿得的。”又且那女婿有钱买嘱，谁肯与他分割，亲戚都为张一不平，齐道：“张老病中乱命，如此可笑！却是没做理会处。”又过了几时，换了个新知县，大有能声。鲁氏又领了儿子到官，告诉，说道：“临死之时，说‘书中暗藏哑谜’。”那知县把书看了又看，猛然会意，便叫人唤将张老的女儿女婿众亲眷们及地方父老都来。知县对那女婿说道：“你妇翁真是个聪明的人，若不是这遗书，家私险被你占了。待我读与你听！”

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你道怎么把‘飞’字写作‘非’字？只恐怕舅子年幼，你见了此书，生心谋害，故此用这机关。如今被我识出，家财自然是你舅子的，再有何说？”

当下提笔把遗书圈断，家财悉判还张一飞，众人拱服而散。才晓得张老命名之时，就有心机了。正是：

异姓如何拥厚资？庆归亲子不须疑。
书中哑谜谁能识？大尹神明果足奇。

只这个故事，可见亲疏分定，纵然一时朦胧，久后自有赚明官府剖断出来。用不着你的瞒心昧己。如今待小子再宣一段话本，叫做‘包龙图智赚合同文’。你道这话本出在那里？乃是宋朝汴梁西关外义定坊有个居民刘大，名天祥，娶妻杨氏；兄弟张二，名天瑞，娶妻张氏。嫡亲数口儿，同家过活，不曾分居。天祥没有儿女，杨氏是个二婚头，初嫁时带个女儿来，俗名叫做‘拖油瓶’。天瑞生个孩儿，叫刘安住，本处有个李社长，生一女儿，名唤定奴，与刘安住同年。因为李社长与刘家交厚，从未生时指腹为婚，刘安住二岁时节，天瑞已与他聘定李家之女了。那杨氏甚不贤慧，又私心要等女儿长大，招个女婿，把家私多分与他。由此妯娌间，时常有些说话的。亏得天祥兄弟和睦，张氏也自顺气，不致生隙。不想遇着荒歉之岁，六科未收，上司发下明文，着居民分房减口，往他乡外府趁熟。天祥与兄弟商议，便要远行。天瑞道：“哥哥年老，不可他出。待兄弟带领妻儿去走一遭。”天祥依言，便请将李社长来，对他说道：“亲家在此，只因年岁荒歉，难以度日。上司旨意着居民减口，往他乡趁熟。如今我兄弟三口儿，择日运行。我家自来不曾分居，意欲写下两纸合同文书，把应有的庄田物件，房廊屋舍，都写在这文书上。我每各收留下一纸，兄弟一二年回来便罢，若兄弟十年不来，其间万一有些好歹，这纸文书便是个老大的证见。特请亲家到来，做个证人，与我每画个字儿。”李社长应承道：“当得，当得。”天祥便取出两张素纸，举笔写道：

东京西关义定坊住人刘天祥，弟刘天瑞，幼侄安住，只为六科不收，奉上司文书分房减口，各处趁熟。弟天瑞自愿挈妻带子，他乡趁熟。一应家私房产，不曾分房。今立合同文书二纸，各收一纸为照。

年 月 日
立文书人刘天祥
亲弟刘天瑞
证人李社长

当下各人画个花押，兄弟二人，每人收了一纸，管待了李社长自别去了。天瑞拣个吉日，收拾行李，辞别兄嫂而行。弟兄两个，皆各流泪。惟有杨氏巴不得他三口出门，甚是得意。有一只《仙吕赏花时》，单道着这事：

两纸合同各自收，一日分离无限忧。辞故里，往他州，只为这黄苗不收，可兀的心去意难留。

且说天瑞带了妻子，一路餐风宿水，无非是逢桥下马，遇渡登舟。

不则一日，到了山西潞州高平县下马村那边，正是丰稔年时，诸般买卖好做，就租个富户人家的房子住下了。那个富户张员外，双名秉彝，浑家郭氏。夫妻两口，为人疏财仗义，好善乐施。广有田庄地宅，只是寸男尺女并无，以此心中不满。见了刘家夫妻，为人和气，十分相得。那刘安住年方三岁，张员外见他生得眉清目秀，乖觉聪明，满心欢喜。与浑家商议，要过继他做个螟蛉之子。郭氏心里也正要如此。便央人与天瑞和张氏说道：“张员外看见你家小官人，十二分得意，有心要把他做个过房儿子，通家往来，未知二位意下何如？”天瑞和张氏见富家要过继他的儿子，有甚不像意处，便回答道：“只恐贫寒，不敢仰攀。若蒙员外如此美意，我夫妻两口住在这里，可也增好些光彩哩。”那人便将此话回复了张员外，张员外夫妻甚是快活，便拣个吉日，过继刘安住，就叫他做张安住。那张氏与员外，为是同姓，又

拜他做了哥哥。自此与天瑞认为郎舅，往来交厚，房钱衣食，都不要他出了。自此将及半年，谁想欢喜未来，烦恼又到。刘家夫妻二口，染了疫症，一卧不起。正是：

浓霜偏打无根草，祸来只奔福轻人。

张员外见他夫妻病了，视同骨肉，延医调理，只是有增无减。不上数日，张氏先自死了。天瑞大哭一场，又得张员外买棺殓，过几日天瑞看看病重，自知不痊，便央人请将张员外来，对他说道：“大恩人在上，小生有句心腹话儿，敢说得么？”员外道：“姐夫，我与你义同骨肉，有甚分付？都在不才身上。决然不负所托，但说何妨。”天瑞道：“小生嫡亲的兄弟两口，当日离家时节，哥哥立了两纸合同文书。哥哥收一纸，小生收一纸。怕有些好歹，以此为证。今日多蒙大恩人另眼相看，谁知命蹇时乖，果然做了他乡之鬼。安住孩儿幼小无知，既承大恩人过继，只望大恩人广修阴德，将孩儿抚养成人长大，把这纸合同文书，分付与他将我夫妻两把骨殖，埋入祖坟，小生今生不能补报，来生来世情愿做驴做马，报答大恩。是必休迷了孩儿的本姓！”说罢，泪如雨下。张员外也自下泪，满口应承。又将好言安慰他，天瑞就取出文书与张员外收了。挨至晚间，瞑目而死。张员外又备了棺木衾，盛殓已毕，将夫妻两口棺木权埋在祖茔之侧。自此抚养安住，恩同己子。安住渐渐成大，也不与他说知就里，送他到学堂里读书。安住伶俐聪明，过目成诵。十余岁五经子史，无不通晓。又且为人和顺，孝敬二亲。张员外夫妻珍宝也似的待他，每年春秋节令，带他上坟，就叫他拜自己的父母，且不与他说明缘故。真是光阴如箭，日月如梭。捻指之间，又是一十五年。安住已长在十八岁了。张员外正与郭氏商量要与他说知前事，着他归宗葬父。时遇清明节令，夫妻两口，又带安住上坟。只见安住指着旁边的土堆问员外道：“爹爹年年叫我拜这坟茔，一向不曾问得，不知是我甚么亲眷？乞与孩儿说知。”张员外道：“我儿，我正待要对你说，着你还乡，只恐怕晓得了自己爹爹妈妈，便把我们抚养之恩，都看得冷淡了。你本不姓张，也不是这里人氏。你本姓刘，东京西关义定坊居民刘天瑞之子，你伯父是刘天祥。因为你那里六科未收，分房减口，你父亲母亲带你到这里趁熟，不想你父母双亡，埋葬于此。你父亲临终时节，遗留与我一纸合同文书，应有家私田产，都在这文书上。叫待你成人长大与你说知就里，着你带这文书去认伯父伯母，就带骨殖去祖茔安葬。儿问，今日不得不说与你知道，我虽无三年养育之苦，也有十五年抬举之恩，却休忘我夫妻两口儿！”安住闻言，哭倒在地。员外和郭氏叫唤苏醒，安住又对父母的坟茔，哭拜了一场道：“今日方晓得生身的父母。”就对员外郭氏道：“禀过爹爹母亲，孩儿既知此事，时刻也迟不得了。乞爹爹把文书付我，须索带了骨殖往东京走一遭去。埋葬已毕，重来侍奉二亲，未知二亲意下何如？”员外道：“这是行孝的事，我怎好阻当得你？但只愿你早去早来，免使我两口儿悬望。”当下一同回到家中，安住收拾起行装，次日拜别了爹妈，员外就拿出合同文书与安住收了，又叫人起出骨殖来与他带去，临行员外又分付道：“休要久恋家乡，忘了我认义父母！”安住道：“孩儿怎肯做知恩不报恩！大事已完，仍到膝下侍养。”三人各各洒泪而别。安住一路上不敢迟延，早来到东京西关义定坊了。一路问到刘家门首，只见一个老婆婆站在门前。安住上前唱了个喏道：“有烦妈妈与你通报一声，我姓刘名安住，是刘天瑞的儿子。问得此间是伯父伯母的家里，特来拜认归宗。”只见那婆子一闻此言，便有些嗔色。就问安住道：“如今二

哥二嫂在那里？你既是刘安住，须有合同文字为照。不然一面不相识的人，如何信得是真？”安住道：“我父母十五年前，死在潞州了。我亏得义父抚养到今，文书自在我行李中。”那婆子道：“则我就是刘大的浑家，既有文书便是真的了。可把与我，你且站在门外，待我将进去与你对角看，接你进去。”安住道：“不知就是我伯娘，多有得罪。”就打开行李，把文书双手递将送去。杨氏接得，望着里边去了。安住等了半晌不见出来。原来杨氏的女儿已赘过女婿，满心只要把家缘尽数与他，日夜防的是叔婶侄儿回来。今见说叔婶俱死，伯侄两个又从不曾识认，可以欺骗得的。当时赚得文书到手，把来紧紧藏在身边暗处，却待等他再来缠时，与他白赖。也得刘安住晦气，合当有事，撞见了。若是先见了刘天祥，须不到得有此。

再说刘安住等得气叹口渴，人影也不见一个，又不好走得进去。正在疑心之际，只见前面走将一个老年的人来，问道：“小哥，你是那里人？为甚事在我们首呆呆站着？”安住道：“你莫非就是我伯伯么？则我便是十五年前父母带了去潞州趁熟的刘安住。”那人道：“如此说起来，你正是我的侄儿。你那合同文书安在？”安住道：“适才伯娘已拿将进去了。”刘天祥满面堆下笑来，携了他的手，来到前厅。安住倒身下拜，天祥道：“孩儿行路劳顿，不须如此。我两口子年纪老了，真是风中之烛。自你三口儿去后，一十五年，杳无音信。我们兄弟两个，只看你一个人。偌大家私，无人承受，烦恼得我眼也花，耳也聋了。如今幸得孩儿回来，可喜可喜。但不知你父母安否？如何不与你一同回来看我们一看？”安住扑籁籁泪下，就把父母双亡，义父抚养的事体，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刘天祥也哭了一场，就唤出杨氏来道：“大嫂，侄儿在此，见你哩。”杨氏道：“那个侄儿？”天祥道：“就是十五年前去趁熟的刘安住。”杨氏道：“那个是刘安住？这里哨子每极多，大分是我每有些家私，假装做刘安住来冒认的。他爹娘去时，有合同文书。若有便是真的，如无便是假的。有甚么难见处？”天祥道：“适才孩儿说道：‘已交付与你了。’”杨氏道：“我不曾见。”安住道：“是孩儿亲手交与伯娘的。怎如此说？”天祥道：“大娘休斗我耍，孩儿说你拿了他的。”杨氏只是摇头，不肯承认。天祥又问安住道：“这文书委实在那里？你可实说。”安住道：“孩儿怎敢有欺？委实是伯娘拿了。人心天理，怎好赖得？”杨氏骂道：“这个说谎的小弟子孩儿，我几曾见那文书来？”天祥道：“大嫂休斗气，你果然拿了，与我一看何妨。”杨氏大怒道：“这老子也好糊涂！我与你夫妻之情，倒信不过，一个铁募生的人，倒并不疑心。这纸文书我要他糊窗儿，有何用处？若果侄儿来，我也欢喜，如何肯措留他的？这花子故意来捏舌，哄骗我们的家私哩。”安住道：“伯伯，你孩儿情愿不要家财，只要傍着祖坟上埋葬了你父母这两把骨殖，我便仍到潞州去了。你孩儿须自有安身立命之处。”杨氏道：“谁听你这花言巧语？”当下提出一条杆棒，望着安住劈头劈脸打将过来，早把他头儿打破了，鲜血迸流。天祥虽在傍边解劝，喊道：“且问个明白，”却是自己又不认得侄儿，见浑家抵死不认，不知是假是真，好生委决不下，只得由他。那杨氏将安住叉出门前，把门闭了。正是：

黑蟒口中舌，黄蜂尾上针。

两般犹未毒，最毒妇人心。

刘安住气倒在地多时，渐渐苏醒转来，对着父母的遗骸，放声大哭。又道：“伯娘你直下得如此狠毒！”正哭之时，只见前面又走过一个人来，问

道：“小哥，你那里人？为甚事在此啼哭？”安住道：“我便是十五年前随父母去趁熟的刘安住。”那人见说，吃了一惊，仔细相一相，问道：“谁人打破你的头来？”安住道：“这不干我伯父的事，是伯娘不肯认我，拿了我的合同文书，抵死赖了。又打破了我的头。”那人道：“吾非别人，就是李社长。这等说起来，你是我的女婿。你且把十五年来事情，细细与我说一遍，待我与你做主。”安住见说是丈人，恭恭敬敬，唱了个喏。哭告道：“岳父听禀，当初父母同安住趁热到山西潞州高平县下马村张秉彝员外家店房中安下，父母染病双亡。张员外认我为义子，抬举得成人长大。我如今十八岁了，义父方与我说知就里，因此担着我父母两把骨殖来认伯伯，谁想伯娘将合同文书赚的去了，又打破了我的头，这等冤枉那里去告诉？”说罢，泪如涌泉。李社长气得面皮紫胀，又问安住道：“那纸合同文书，既被赚去，你可记得么？”安住道：“记得。”李社长道：“你且背来我听。”安住从头念了一遍，一字不差。李社长道：“果是我女婿，言不消说，这虔婆好生无理！我如今敲进刘家去说，待他转便罢，说不转时，现今开封府尹是包龙图相公，十分聪察。我与你同告状去，不怕不断还你的家私。”安住道：“全凭岳父主张。”李社长当时敲进刘天祥的门，对他夫妻两个道：“亲翁亲母，什么道理？亲侄儿回来如何不肯认他？反把他头儿都打破了？”杨氏道：“这个，社长你不知他是诈骗人的，故来我家里打浑。他既是我家侄儿，当初曾有合同文书，有你画的字。若有那文书时，便是刘安住。”李社长道：“他说是你赚来藏过了，如何白赖？”杨氏道：“社长也好笑，我何曾见他的？却是指鬼的一般。别人家的事情，谁要你多管！”当下又举起杆棒，要打安住，李社长恐怕打坏了女婿，挺身拦住，领了他出来，道：“这虔婆使这般的狠毒阴谋！难道不认就罢了，不到得和你干休。贤婿不要烦恼，且带父母的骨殖，和这行囊到我家中将息一晚。明日到开封府进状。”安住从命随了岳父一路到李家来。李社长又引他拜见了丈母，安排酒食管待他，又与他包了头，用药敷治。次日清晨，李社长写了状词，同女婿到开封府来。等了一会，龙图已升堂了，但见：

冬冬衙鼓响，公吏两边排。

阎王生死殿，东岳吓魂台。

李社长和刘安住当堂叫屈，包龙图接了状词看毕，先叫李社长上去，问了情由，李社长从头说了。包龙图道：“莫非是你包揽官司，教唆他的？”李社长道：“他是小人的女婿，文书上原有小人的花押，怜他幼稚含冤，故此与他申诉。怎敢欺得青天爷爷！”包龙图道：“你曾认得女婿么？”李社长道：“他自三岁离乡，今日方归，不曾认得。”包龙图道：“既不认得，又失了合同文书，你如何信得他是真？”李社长道：“这文书除了刘家兄弟和小人，并无一人看见，他如今从前至后背来不差一字，岂不是个老大的证见？”包龙图又唤刘安住起来，问其情由，安住也一一说了。又验了他的伤，问道：“莫非你果不是刘家之子？借此来行拐骗的么？”安住道：“老爷，天下事是假难真，如何做得这没影的事体？况且小人的义父张秉彝，广有出宅，也够小人一生受用了。小人原说过情愿不分伯父的家私，只要把父母的骨殖葬在祖坟，便仍到潞州义父处居住。望爷爷青天详察。”包龙图见他两人说得有理，就批准了状词，随即拘唤刘天祥夫妻同来。包龙图叫刘天祥上前问道：“你是个一家之主，如何没些主意？全听妻言。你且说那小厮，果是你的侄儿不是？”天祥道：“爷爷，小人自来不曾认得侄儿，全凭着合同

为证。如今这小厮抵死说是有的，妻子又抵死说没有，小人又没有背后眼睛，为此委决不下。”包龙图又叫杨氏起来，再三盘问，只是推说不曾看见。包龙图就对安住道：“你伯父伯娘如此无情，我如今听凭你着实打他，且消你这口怨气！”安住恻然下泪道：“这个使不得！我父亲尚是他的兄弟，岂有侄儿打伯父之理？小人本为认亲葬父行孝而来，又非是争财竞产，若是要小人做此逆伦之事，至死不敢。”包龙图听了这一遍话，心下已有几分明白。有诗为证：

包老神明称绝伦，就中曲直岂难分？

当堂不肯施刑罚！亲者原来只是亲。

当下又问了杨氏几句，假意道：“那小厮果是个拐骗的，情理难容。你夫妻们和李某且各回家去，把这厮下在牢中，改日严刑审问。”刘天祥等三人，叩头而出。安住自到狱中去了。杨氏暗暗地欢喜，李社长和安住俱各怀着鬼胎，疑心道：“包爷向称神明，如何今日到把原告临禁？”

却说包龙图密地分付牢子每不准难为刘安住，又分付衙门中人张扬出去，只说安住破伤风发，不久待死。又着人往潞州取将张秉彝来。不则一日，张秉彝到了。包龙图问了他备细，心下大明，就叫他牢门首见了安住，用好言安慰他。次日，签了听审的牌，又密嘱咐牢子每临审时如此如此。随即将一行人拘到，包龙图叫张秉彝与杨氏争辩。杨氏只是硬争，不肯放松一句。包龙图便叫监中取出刘安住来，只见牢子回说道：“病重垂死，行动不得。”当下李社长见了张秉彝问明缘故，不差，又忿气与杨氏争辩了一会。又见牢子们来报道：“刘安住病重死了。”那杨氏不知利害，听见说是“死了”，便道：“真死了，拜谢天地，到免了我家一累！”包爷分付道：“刘安住得何病而死？快叫作作相视了回话。件作人相了回说：“相得死尸约年十八岁，太阳穴为他物所伤，致死。四周有青紫痕可验。”包龙图便道：“如今却怎么处？到弄做个人命事，一发重大了！兀那杨氏！那小厮是你甚么人？可与你关甚亲么？”杨氏道：“爷爷，其实不关甚亲。”包爷道：“若是关亲实节，你是大，他是小，纵然打伤身死，不过是误杀子孙，不致偿命，只罚些铜纳赎。即是不关亲，你岂不闻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是别处人，你不认他罢了，拿甚么器仗打破他头？做了破伤风身死，律上说：‘殴打平人，因而致死者抵命。’左右可将枷来，枷了这婆子！下在死囚牢里，交秋处决，偿这小厮的命！”只见两边如狼似虎的公人暴雷也似答应一声，就抬过一面枷来，吓得杨氏面如土色，只得喊道：“爷爷，他是小妇人的侄儿。”包龙图道：“既是你侄儿，有何凭据？”杨氏道：“现有合同文书为证。”当下身中摸出文书，递与包公看了。正是：

本说的丁一卯二，生扭做差三错四。

略用些小小机关，早赚出合同文字。

包龙图看毕，又对杨氏道：“刘安住既是你的侄儿，我如今着人抬他的尸首出来，你须领出埋葬，不可推却。”杨氏道：“小妇人情愿殡葬侄儿。”包龙图便叫监中取出刘安住来，对他说道：“刘安住，早被我赚出合同文书来也！”安住叩头谢道：“若非青天老爷，须是屈杀小人！”杨氏抬头看时，只见容颜如旧，连打破的头都好了。满面羞惭无言抵对，包青天遂提笔判曰：

刘安住行孝，张秉彝施仁，都是罕有；各具旌表门闾。李社长着女夫择日成婚。其刘天瑞夫妻骨殖准葬祖茔之侧。刘天祥朦胧不明，念其年老免罪。妻杨氏本当重罪，罚铜准赎。杨氏赘婿，原非

刘门瓜葛，即时逐出，不得侵占家私！

判毕，发放一千人犯，各自宁家。众人叩头而出，张员外写了通家名帖，拜了刘天祥，张员外先回潞州去了。刘天祥到家，将杨氏埋怨一场，就同侄儿将兄弟骨殖埋在祖茔已毕，李社长择个吉日，赘女婿过门成婚，一月之后，夫妻两口，同到潞州拜了张员外和郭氏。后来刘安住出仕贵显，刘天祥、张员外各皆无嗣，两姓的家私，都是刘安住一人承当。可见荣枯分定，不可强求。况且骨肉之间，如此昧己瞒心，最伤元气。所以宣这个话本，奉戒世人，切不可为着区区财产，伤了天性之恩。有诗为证：

螟蛉义父犹施德，骨肉天亲反弄奸。

日后方知前数定，何如休要弄机关？

（《醒世恒言》）

滕大尹鬼断家私

玉树庭前诸谢，紫荆花下三田。坝箴和好弟兄贤，父母心中欢忭。多少争财竞产，同根苦自相煎。相持鹬蚌枉垂涎，落得渔人取便！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家兄弟和睦的。

且说如今三教经典，都是教人为善的。儒教有十三经，六经，五经；释教有诸品大藏金经；道教有南华冲虚经及诸品藏经：盈箱满案，千言万语，看来都是赘疣。依我说，要做好人，只消个“两字经”，是“孝”“弟”两个字。那“两字经”中，又只消理会一个字，是个“孝”字。假如孝顺父母的，见父母所爱者亦爱之，父母所敬者亦敬之；何况兄弟行中，同气连枝？想到父母身上去，那有不和不睦之理？就是家私田产，总是父母挣来的，分什么你我？较什么肥瘠？假如你生于穷汉之家，分文没得承受，少不得自家挽起眉毛，挣扎过活。现在有田有地，兀自争多嫌寡，动不动推说爹娘偏爱，分受不均。那爹娘在九泉之下，他心上必然不乐。此岂是孝子所为？所以古人说得好，道是：“难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怎么是“难得者兄弟”？且说人生在世，至亲的莫如爹娘。爹娘养下我来时节，极早已是壮年了；况且爹娘怎守得我同去，也只好半世相处。再说至爱的莫如夫妇，白头相守，极是长久的了，然未做亲以前，你张我李，各门各户，也空着幼年一段。只有兄弟们，生于一家，从幼相随到老，有事共商，有难共救，真像手足一般，何等情谊！譬如良田美产，今日弃了，明日又可挣得来的；若失了个兄弟，分明割了一手，折了一足，乃终身缺陷。说到此地，岂不是“难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若是为田地上坏了手足亲情，到不如穷汉赤光光没有得承受，反为干净！少了许多是非口舌。如今在下说一节国朝的故事，乃是“滕大尹鬼断家私”。这节故事，是劝人重义轻财，休忘了“孝”“弟”“两字经”。看官们或是有弟兄，没弟兄，都不关在下之事；各人自去摸着心头，学做好人便了。正是：

善人听说心中刺，恶人听说耳边风。

话说回朝永乐年间，北直顺天府香河县，有个倪太守，双名守谦，字益之，家累千金，肥田美宅。夫人陈氏，单生一子，名曰善继。长大婚娶之后，陈夫人身故。倪太守罢官鰥居，虽然年老，只落得精神健旺，凡收租放债之事，件件关心，不肯安闲享用。其年七十九岁。倪善继对老子说道：“‘人生七十古来希’，父亲今年七十九，明年八十齐头了，何不把家事交卸与孩儿掌管，吃些现成茶饭，岂不为美？”老子摇着头，说出几句道：

在一日，管一日。替你心，替你力。挣些利钱穿共吃。直待两脚壁立直，那时不关我事得。

每年十月间，倪太守亲往庄上收租，整月的住下。庄户人家，肥鸡美酒，尽他受用。那一年又去住了几日。偶然一日，午后无事，绕庄间步，观看野景，忽然见一个女子，同着一个白发婆婆，向溪边石上捣衣。那女子虽然村庄打扮，颇有几分姿色：

发同漆黑，眼若波明。纤纤十指似栽葱，曲曲双眉如抹黛。随常布帛，俏身躯赛着绫罗；点景野花，美丰仪不须钗钿。五短身材偏有趣，二人年纪正当时。

倪太守老兴勃发，看得呆了。那女子捣衣已毕，随着老婆婆而走。那老

儿留心观看，只见他走过数家，进一个小小白篱笆门内去了。倪太守连忙转身，唤管庄的来对他说，如此如此，教他访那女子跟脚，曾否许人；“若是没有人家时，我要娶他为妾，未知他肯否？”管庄的巴不得奉承家主，领命便去。原来那女子姓梅，父亲也是个府学秀才，因幼年父母双亡，在外婆身边居住，年一十七岁，尚未许人。管庄的访得实了，就与那老婆婆说：“我家老爷见你孙女儿生得齐整，意欲聘为偏房。虽说是做小，老奶奶去世已久，上面并无人拘管，嫁得成时，丰衣足食，自不须说；连你老人家年常衣服茶米，都是我家照顾，临终还得个好断送。只怕你老人家没福。”老婆婆听得花锦似一片说话，即时依允。也是姻缘前定，一说便成。管庄的回覆了倪太守，太守大喜，讲定财礼，讨皇历看过吉日；又恐儿子阻挡，就在庄上行聘，庄上做亲。成亲之夜，一老一少，端的好看！真个是：

恩爱莫忘今夜好，风光不减少年时。

过了三朝，唤乘轿子，抬那梅氏回宅，与儿子媳妇相见。阖家男女都来磕头，称为小奶奶。倪太守把些布帛赏与众人，各各欢喜。只有那倪善继心中不美，面前虽不言语，背后夫妻两口儿议说道：“这老人忒没正经！一把年纪，风灯之烛，做事也须料个前后。知道五年十年在世？却去干这样不了当的事！讨这花枝般的女儿，自家也得精神对付他！终不然，担误他在那里，有名无实。还有一件，多少人家老汉身边有了少妇，支持不过，那少妇熬不得，走了野路，出乖露丑，为家门之玷。还有一件，那少妇跟随老汉，分明似出外度荒年一般，等得年时成熟，他便去了。平时偷短偷长，做下私房，东三西四的寄开；又撒娇撒痴，要汉子制办衣饰与他；到得树倒鸟飞时节，他便颠倒嫁人，一包儿收拾去受用。这是木中之蠹，米中之虫！人家有了这般人，最损元气的！”又说道：“这女子娇模娇样，好像个妓女，全没有良家体段。看来是个做声分的头儿，擒老公的太岁。在咱爹身边，只该半妾半婢，叫声‘姨姐’，后日还有个退步；可笑老爹不明，就叫众人唤他做‘小奶奶’。难道要咱们叫他‘娘’不成？咱们只不作准他，莫要奉承透了，讨他做大起来，明日咱们颠倒受他呕气。”夫妻二人唧唧啾啾说个不了。早有多嘴的传说出来。倪太守知道了，虽然不乐，却也藏在肚里。幸得那梅氏秉性温良，事上接下，一团和气，众人也都相安。过了两个月，梅氏得了身孕，瞒着众人，只有老公知道。一日三，三日九，捱到十月满足，生下一个小孩儿出来，举家大惊。这日正是九月九日，乳名取做重阳儿。到十一日，就是倪太守生日，这年恰好八十岁了，贺客盈门。倪太守开筵管待，一来为寿诞，二来小孩子三朝，就当个汤饼之会。众宾客道：“老先生高年，又新添个小令郎，足见血气不衰，乃上寿之徵也。”倪太守大喜。倪善继背后又说道：“男子六十而精绝，况是八十岁了，那见枯树上生出花来？这孩子不知那里来的杂种，决不是咱爹嫡血，我断然不认他做兄弟！”老子又晓得了，也藏在肚里。

光阴似箭，不觉又是一年，重阳儿周岁，整备做 辟盘故事。里亲外眷，又来作贺，倪善继到走了出门，不来陪客。老子已知其意，也不去寻他回来，自己陪着诸亲，吃了一日酒。虽然口中不语，心内未免有些不足之意。自古道：“子孝父心宽。”那倪善继平日做人，又贪又狠，一心只怕小孩子长大起来，分了他一股家私；所以不肯认做兄弟，预先捏恶话谣言，日后好摆布他母子。那倪太守是读书做官的人，这个关窍怎不明白？只恨自家老了，等不及重阳儿成人长大，日后少不得要在大儿子手里讨针线，今日与他结不得

冤家，只索忍耐。看了这点小孩子，好生痛他；又看了梅氏小小年纪，好生怜他：常时想一会，闷一会，恼一会，又懊悔一会。

再过四年，小孩子长成五岁，老子见他伶俐，又忒会顽耍，要送他馆中上学，取了学名，哥哥叫善继，他就叫善述。拣个好日，备了果酒，领他去拜师父。那师父就是倪太守请在家里教孙儿的，小叔姪两个同馆上学，两得其便。谁知倪善继与做爹的不是一条心肠。他见那孩了取名善述，与己排行，先自不像意了，又与他儿子同学读书，到要儿子叫他“叔叔”，从小叫惯了，后来就被他欺压；不如唤了儿子出来，另从个师父罢。当日将儿子唤出，只推有病，连日不到馆中。倪太守初时只道是真病。过了几日，只听得师父说：“大令郎另聘了先生，分做两个学堂，不知何意？”倪太守不听犹可，听了此言，不觉大怒，就要寻大儿子问其缘故；又想道：“天生恁般逆种，与他说也没干，由他罢了！”含了一口闷气，回到房中，偶然脚慢，绊着门槛一跌。梅氏慌忙扶起，挽到醉翁床上坐下，已自不省人事。急请医生来看，医生说是中风，忙取姜汤灌醒，扶他上床。虽然心下清爽，却满身麻木，动弹不得。梅氏坐在床头，煎汤煎药，殷勤伏侍，连进几服，全无功效。医生切脉道：“只好延捱日子，不能全愈了。”倪善继闻知，也来看觑了几遍；见老子病势沉重，料是不起，便呼么喝六打僮骂仆，预先装出家主公的架子来。老子听得，愈加烦恼。梅氏只是啼哭。连小学生也不会上学，留在房中相伴老子。倪太守自知病笃，唤大儿子到面前，取出簿子一本，家中田地屋宅，以及人头帐目总数，都在上面，分付道：“善述年方五岁，衣服尚要人照管。梅氏又年少，也未也能管家，若分家私与他，也是枉然。如今尽数交付与你。倘或善述日后长大成人，你可看做爹的面上，替他娶房媳妇，分他小屋一所，良田五六十亩，勿令饥寒足矣。这段话，我都写绝在家私簿上，就当分家，把与你做个执照。梅氏若愿嫁人，听从其便；倘肯守著儿子度日，也莫强他。我死之后，你一一依我言语，这便是孝子。我在九泉，亦得瞑目！”倪善继把簿子揭开一看，果然开得细，写得明，满脸堆下笑来，连声应道：“爹休忧虑，恁儿一一依爹分付便了。”抱了家私簿子，欣然而去。

梅氏见他去得远了，两眼垂泪，指着那孩子道：“这个小冤家，难道不是你嫡血？你却和盘托出，都把与大儿子了，教我母子两口，异日把什么过活？”倪太守道：“你有所不知：我看善继不是个良善之人，若将家私平分分了，连这小孩子的性命也难保，不如都把与他，像了他意，再无妒忌。”梅氏又哭道：“虽然如此，自古道：‘子无嫡庶。’忒杀厚薄不均，被人笑话。”倪太守道：“我也顾他不得了。你年纪正小，趁我未死，将孩子嘱付善继；待我去世后，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尽你心中拣择个好头脑，自去图下半世受用，莫要在他们身边讨气吃。”梅氏道：“说那里话！奴家也是儒门之女，妇人从一而终，况又有了这小孩儿，怎割舍得抛他？好歹要守在这孩子身边的。”倪太守道：“你果然肯守志终身么？莫要日久生悔。”梅氏就发起大誓来。倪太守道：“你若立志果坚，莫愁母子没得过活。”便向枕边摸出一件东西来，交与梅氏。梅氏初时只道又是一个家私簿子，却原来是一尺阔、三尺长的一个小轴子。梅氏道：“要这小轴儿何用？”倪太守道：“这是我的行乐图，其中自有奥妙。你可惜地收藏，休露人目。直待孩子年长，善继不肯看顾他，你也只含藏于心，等得个贤明有司官来，你却将此轴去诉理，述我遗命，求他细细推详，他自然有个处分，尽勾你母子二人受用。”梅氏收了轴子。话休絮烦。倪太守又延了数日，一夜痰厥，叫唤不醒，呜呼哀哉

死了，享年八十四岁。正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

早知九龙将不去，作家辛苦著何繇？

且说倪善继得了家私簿子，又讨了各仓各库钥匙，每日只去查点家财什物，那有功夫走到父亲房里问安。直等呜呼之后，梅氏差丫鬟去报知凶信，夫妻两口方才跑来，也哭了几声老爹爹，没一个时辰就抽身去了，到委著梅氏守己。幸得衣衾棺槨诸事都是预办下的，不要倪善继费心。殡殓成服后，梅氏和小孩子两口守著孝堂，早暮啼哭，寸步不离。善继只是点名应客，全无哀痛之意，七中便择日安葬。回丧之夜，就把梅氏房中倾箱倒篋，只怕父亲存下些私房银两在内。梅氏乖巧，恐怕他收去了他的行乐图，把自己原嫁来的两支箱笼，到先开了，提出几件旧衣裳，教他夫妻两口检看。善继见他大意，到不来看了。夫妻两口儿乱了一回自去了。梅氏思量苦切，放声大哭。那小孩子见亲娘如此，也哀哀哭个不住，恁般光景：

任是泥人应堕泪，从教铁汉也酸心。

次早，倪善继又唤个做屋匠来，看这房子，要重新改造，与自家儿子做亲。将梅氏母子搬到后园三间杂屋内栖身，只与他四脚小床一张，和几件粗台精凳，连好家伙都没一件。原在房中伏侍有两个丫鬟，只拣大些的又唤去了。只留下十一二岁的小使女，每日是他厨下取饭，有菜没菜，都不照管。梅氏见不方便，索性讨些饭米，堆个土灶，自炊来吃，早晚做些针黹，买些小菜，将就度日。小学生倒附在邻家上学，束修都是梅氏自出。善继又屡次叫妻子劝梅氏嫁人，又寻媒妁与他说亲；见梅氏誓死不从，只得罢了。因梅氏十分忍耐，凡事不言不语，所以善继虽然凶狠，也不将他母子放在心上。

光阴似箭，善述不觉长成一十四岁。原来梅氏平生谨慎，从前之事，在儿子面前一字也不提，只怕娃儿家口滑，引出是非，无益有损。守得一十四岁时，他胸中渐渐泾渭分明，瞒他不得了。一日，向母亲讨件新绢衣穿。梅氏回他没钱买得。善述道：“我爹做过太守，止生我弟兄两人，见今哥哥恁般富贵，我要一件衣服就不能够了，是怎地？既娘没钱时，我自与哥哥要去。”说罢就走。梅氏一把扯住道：“我儿，一件绢衣，值甚大事，也去开口求人。常言道：‘惜福积福’；‘小来穿衣，大来穿绢。’若小时穿了绢，到大来线也没有得穿了。再过两年，等你读书进步，做娘的情愿卖身为做衣服与你穿著。你那哥哥不是好惹的，缠他什么？”善述道：“娘说得是。”口虽答应，心下不以为然，想著：“我父亲万贯家私，少不得兄弟两个家分受。我又不是随娘晚嫁拖来的油瓶，怎么我哥哥全不看顾？娘又是恁般说？终不然，一疋绢儿没有我分，直待娘卖身来做与我穿著？这话好生奇怪！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怕他怎的？”心生一计，瞒了母亲，径到大宅里去寻见了哥哥，叫声“作揖”。善继到吃了一惊，问他来做什么。善述道：“我是个缙绅子弟，身上褴褛，被人耻笑，特来寻哥哥讨正绢去做衣服穿。”善继道：“你如要衣服穿，自与娘讨。”善述道：“老爹爹家私是哥哥管，不是娘管。”善继听说“家私”二字，题目来得大了，便红着脸问道：“这句话是那个教你说的？今日来讨衣服穿，还是来争家私？”善述道：“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今日先要件服装装体面。”善继道：“你这般野种，要什么体面！老爹爹纵有万贯家私，自有嫡子、嫡孙，干你野种屁事！你今日是听了甚人撺掇，到此讨野火吃？莫要惹著我性子，叫你母子二人无安身之处。”善述道：“一般是老爹爹所生，怎么我是野种？惹着你性子便怎地？难道谋害了我娘

儿两个，你就独占了家私不成？”善继大怒，骂道：“小畜生，敢挺撞我！”牵住他的衣袖儿，捻起拳头，一连七八个栗暴，打得头皮都青肿子。善述挣脱了，一道烟走脱，哀哀的哭到母亲面前来，一五一十，备细述与母亲知道。梅氏抱怨道：“我教你莫去惹事，你不听教训，打得你好！”口里虽如此说，扯著青布衫，替他摩那顶上肿处，不觉两泪交流。有诗为证：

少年婺妇拥遗孤，食薄衣单百事无。

只为家庭缺孝友，同枝一树判荣枯。

梅氏左思右量，恐怕善继藏怒，到遣使女进去致意，说：“小学生不晓世事，冲撞长兄，招个不是。”善继兀自怒气不息。次日侵早，邀几个族人在家，取出父亲亲笔分关，请梅氏母子到来，公同看了，便道：“尊亲长在上，不是善继不肯养他母子，要撵他出去，只因善述昨日与我争取家私，发许多说话。诚恐日后长大，说话一发多了，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东庄住房一所，田五十八亩，都是遵依爹爹遗命，毫不敢自专。伏乞尊亲长作证。”这夥亲族，平昔晓得善继做人利害；又且父亲亲笔遗嘱，那个还肯多嘴做间冤家，都将好看的话儿来说。那奉承善继的说道：“‘千金难买亡人笔。’照依分关，再没说了。”就是那可怜善述母子的，也只说道：“‘男子不吃分时饭，女子不著嫁时衣’。多少白手成家的！如今有屋住，有田种，不算没根基了，只要自去挣持，和粥莫嫌薄，各人自有个命在。”梅氏料道在杂屋居住，不是了日，也只得听凭分析，同孩儿谢了众亲长，拜别了祠堂，辞了善继夫妇，教人搬了几件旧家伙，和那原嫁来的两支箱笼，雇了牲口骑坐，来到东庄屋内。只见荒草满地，屋瓦稀疏，是多年不修整的，上漏下湿，怎生住得，将就打扫一两间，安顿床铺。唤庄户来问时，道：“这五十八亩田，都是最下不堪的。大熟之年，一半收成还不能勾；若荒年，只好赔粮。”梅氏只叫得苦。到是小学生有智，对母亲道：“我弟兄两个，都是老爹爹亲生，为何分关上如此偏向？其中必有缘故。——莫非不是老爹爹亲笔？自古道：‘家私不论尊卑。’母亲何不告官申理？厚薄凭官府判断，到无怨心。”梅氏被孩儿提起线索，便将十年来隐下衷情，都说出来，道：“我儿休疑分关之语。这正是你父亲之笔。他道你年小，恐怕被做哥哥的暗算，所以把家私都判与他，以安其心。临终之日，只与我行乐图一轴，再三嘱咐：‘其中含着哑谜，直待贤明有司在任，送他详审，包你母子两口有得过活，不致贫苦。’”善述道：“既有此事，何不早说？行乐图在那里？快取来与孩儿一看。”梅氏开了箱儿，取出一个布包来，解开包袱，里面又有一重油纸封裹著。拆了封，展开那一尺阔、三尺长的小轴儿，挂在椅上，母子一齐下拜。梅氏通陈道：“村庄香烛不便，乞恕褻慢。”善述拜罢，起来仔细看时，乃是一个坐像，乌纱白发，画得丰采如生，怀中抱著婴儿，一只手指著地下。揣摩了半晌，全然不解，只得依旧收卷包藏，心下好生烦闷。

过了数日，善述到前村要访个师父讲解，偶从关王庙前经过，只见一夥村人，抬着猪羊大礼，祭赛关圣，善述立住脚头看时，又见一个过路的老者，拄了一根竹杖，也来间看，问著众人道：“你们今日为甚赛神？”众人道：“我们遭了屈官司，幸赖官府明白，断明了这公事。向日许下神道愿心，今日特来拜偿。”老者道：“甚么屈官司？怎生断的？”内中一人道：“本县向奉上司明文，十家为甲。小人是甲首，叫做成大。同甲中有个赵裁，是第一手针线，常在人家做夜作，整几日不归家的，忽一日出去了，月余不归。老婆刘氏央人四下寻觅，并无踪迹。又过了数日，河内出一个尸首，头都

打破的。地方报与官府。有人认出衣服，正是那赵裁。赵裁出门前一日，曾与小人酒后争句闲话，一时发怒，打到他家，毁了他几件家伙，这是有的。谁知他老婆把这桩人命，告了小人。前任漆知县听信了一面之词，将小人问成死罪，同甲不行举首，连累他们都有了罪名。小人无处伸冤，在狱三载。幸遇新任滕爷。他虽乡科出身，甚是明白。小人因他熟审时节，哭诉其冤。他也疑惑道：‘酒后争嚷，不是深仇，怎的就谋他一命？’准了小人状词，出牌铭人覆审。滕爷一眼看赵裁的老婆，千不说，万不说，开口便问他：‘曾否再醮？’刘氏道：‘家贫难守，已嫁人了。’又问：“嫁的甚人？”刘氏道：‘是班辈的裁缝叫沈八汉。’滕爷当时飞拿沈八汉来，问道：‘你几时娶这妇人？’八汉道：‘他丈夫死了一个多月，小人方才娶回。’滕爷道：‘何人为谋？用何聘礼？’八汉道：‘赵裁存日，曾借用过小人七八两银子。小人闻得赵裁死信，走到人家探问，就便取讨这银子。那刘氏没得抵偿，情愿将身许小人，准折这银两，其实不曾央媒。’滕爷又问道：‘你做手艺的人，那里来这七八两银子？’八汉道：‘是陆续凑与他的。’滕爷把纸笔教他细开逐次借的数目。八汉开了出来，或米，或银，共十三次，凑成七两八钱之数。滕爷看罢，大喝道：‘赵裁是你打死的，如何妄陷平人！’便用夹棍夹起。八汉还不肯认。滕爷道：‘我说出情弊，教你心服！既然放本盘利，难道再没第二个人托得？恰好都借与赵裁？必是平昔间与他妻子有奸，赵裁贪你东西，知情故纵，以后想做长久夫妻，便谋死了赵裁，却又教导那妇人告状，撚在成大身上。今日你开帐的字，与旧时的状纸笔迹相同，这人命不是你谁？’再教把妇人拶起，要他承招。刘氏听见滕爷言语，句句合拍，分明鬼谷先师一般，魂都惊散了。怎敢抵赖；拶了套子，便承认了。八汉只得也招了。——原来八汉起初与刘氏密地相好，人都不知；后来往来勤了，赵裁怕人眼目，渐有隔绝之意。八汉私与刘氏商量，要谋死赵裁，与他做夫妻。刘氏不肯。八汉趁赵裁在人家做生活回来，哄他店上吃得烂醉，行到河边，将他推倒，用石块打破脑门，沉尸河底，只等事冷，便娶那妇人回去；后因尸骸浮起，被人认出。八汉闻得小人有争嚷之隙，却去唆那妇人告状。那妇人直待嫁后，方知丈夫是八汉谋死的；既做了夫妻，便不言语。却被滕爷审出真情，将他夫妻抵罪，释放小人宁家。多承列位亲邻断出公分，替小人赛神。——老翁，你道有这般冤事么？”老者说：“恁般贤明官府，真个难遇！本县百姓有幸了！”倪善述听在肚里，便回家说与母亲知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有恁地好官府，不将行乐图去告诉，更待何时？”母子商议已定，打听了放告日期。梅氏起个黑早，领著十四岁的儿子，带了轴儿，来到县中叫喊。大尹见没有状词，只有一个小小轴儿，甚是奇怪，问其缘故。梅氏将倪善继平昔所为，及老子临终遗嘱，备细说了。滕知县收了轴子，教他且去，“待我进衙细看。”正是：

一幅画图藏哑谜，千金家事仗搜寻。

只因嫠妇孤儿苦，费尽神明大尹心。

不题梅氏母子回家。且说滕大尹放告已毕，退归私衙，取那一尺阔、三尺长的小轴，看是倪太守行乐图：一手抱个婴孩，一手指着地下。推详了半日，想道：“这个婴孩就是倪善述，不消说了；那一手指地，莫非要有司官念他地下之情，替他出力么？”又想到：“他即有亲笔分关，官府也难做主了。他说轴中含藏哑谜，必然还有个道理。若我断不出此事，枉自聪明一世！”每日退堂，便将画图展玩，千思万想，如此数日，只是不解。也是这事合当

明白，自然生出机会来。——一日午饭后，又去看那轴子时，丫鬟送茶来吃，将一手去接茶瓯，偶然失挫，泼了些茶，把轴子沾湿了。滕大尹放了茶瓯，走向阶前，双手扯开轴子，就日色晒干，忽然日光中照见轴子里面有些字影。滕知县心疑，揭开看时，乃是一幅字纸，托在画上，正是倪太守遗笔。上面写道：

老夫官居五马，寿逾八旬，死在旦夕，亦无所恨。但孽子善述，年方周岁，急未成立，嫡善继，素缺孝友，日后恐为所戕。新置大宅二所及一切田产，悉以授继。惟左偏旧小屋，可分与述。此屋虽小，室中左壁埋银五千，作五坛；右壁埋银五千，金一千，作六坛，可以准田园之额。后有贤明有司主断者，述儿奉酬白金三百两。八十一翁倪守谦亲笔。年月日押。

原来这行乐图是倪太守八十一岁上，与小孩子做周岁时，预先做下的。故人云：“知子莫若父”，信不虚也。滕大尹最有机变的人，看见开著许多金银，未免有垂涎之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差人密拿倪善继来见我，自有话说。”

却说倪善继独占家私，心满意足，日日在家中快乐，忽见县差奉著手批拘唤，时刻不容停留。善继推阻不得，只得相随到县。正值大尹升堂理事，差人禀道：“倪善继已拿到了。”大尹唤到案前，问道：“你就是倪太守的长子么？”善继应道：“小人正是。”大尹道：“你庶母梅氏有状告你，说你逐母逐弟，占产占房，此事真么？”倪善继道：“庶弟善述，在小人身边，从幼抚养大的；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小人并不曾逐他。其家财一节，原是父亲临终亲笔分析定的，小人并不敢有违。”大尹道：“你父亲亲笔在那里？”善继道：“见在家中，容小人取来呈览。”大尹道：“他状词内告有家财万贯，非同小可。遗笔真伪，也未可知。念你是缙绅之后，且不难为你。明日可唤齐梅氏母子，我亲到你家，查阅家私。若厚薄果然不均，自有公道，难以私情而论。”喝教皂快押出善继，就去拘集梅氏母子，明日一同听审。公差得了善继的东道，放他回家去讫，自往东庄拘人去了。

再说善继听见官府口气利害，好生惊恐：“论起家私，其实全未分析，单单恃著父亲分关执照；千钧之力，须要亲族见证方好。”连夜将银两分送三党亲长，嘱托他次早都到家来，若官府问及遗笔一事，求他同声相助。这夥三党之亲，自从倪太守亡后，从不曾见善继一盘一盒，岁时也不曾杯酒相及；今日大块银子送来，正是“间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各各暗笑，落得受了买东西吃，明日见官，旁观动静，再作区处。时人有诗云：

休嫌庶母妄兴词，自是为兄意太私。

今日将银买三党，何如正绢赠孤儿？

且说梅氏见县差拘唤，已知县主与他作主。过了一夜，次日侵早，母子二人先到县中去见滕大尹。大尹道：“怜你孤儿寡妇，自然该替你设法；但闻得善继执得有亡父亲笔分关，这怎么处？”梅氏道：“分关虽写得有，却是保全儿子之计，非出亡夫本心。恩官只看家私簿上数目，便知明白。”大尹道：“清官难断家事”。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你也体做十分大望。”梅氏谢道：“若得免于饥寒，足矣，岂望与善继同作富家郎乎？”滕大尹分付梅氏母子先到善继家伺候。倪善继早已打扫厅堂，堂上设一把虎皮交椅，焚起一炉好香；一一相见了。也不免说几句求情的话儿。善继虽然一肚子恼怒，此时也不好发泄，各各暗自打点见官的说话。等不多时，只听得

远远喝道之声，料是县主来了。善继整顿衣帽迎接。亲族中年长知事的，准备上前见官；其幼辈怕事的，都站在照壁背后张望，打探消耗。只见一对对执事，两边排立；后面青罗伞下，盖著有才有智的滕大尹。到得倪家门首，执事跪下，么喝一声。梅氏和倪家兄弟，都一齐跪下来迎接。门子喝声：“起去！”轿夫停了五山屏风轿子。滕大尹不慌不忙，踱下轿来；将欲进门，忽然对著空中，连连打恭，口里应对，恰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家人都吃惊，看他做甚模样。只见滕大尹一路揖让，直到堂中，连作数揖，口中叙许多寒温的言语，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个恭，恰像有人看坐的一般，连忙转身，就拖一把交椅，朝北主位排下；又向空再三谦让，方才上坐。众人看他见神见鬼的模样，不敢上前，都两旁站立呆看，只见滕大尹在上坐，拱揖开谈道：“令夫人将家产事告到晚生手里，此事端的如何？”说罢，便作倾听之状。良久，乃摇首吐舌道：“长公子太不良了！”静听一会，又自说道：“教次公子何以存活？”停一会，又说道：“右偏小房有何活计？”又连声道：“领教，领教。”又停一时，说道：“这项也交付次公子，晚生都领命了。”少停，又拱揖道：“晚生，怎敢当此厚惠！”推逊了多时，又道：“既承尊命恳切，晚生勉领。便给批照与次公子收执。”乃起身又连作数揖。口称：“晚生便去。”众人都看得呆了。只见滕大尹立起身来，东看西看，问道：“倪爷那里去了？”门子禀道：“没见什么倪爷。”滕大尹道：“有此怪事！唤善继问道：“方才令尊老先生亲在门外相迎，与我对坐了，讲这半日说话，你们谅必都听见的。”善继道：“小人不曾听见。”滕大尹道：“方才长长的身儿，瘦瘦的脸儿，高颧骨，细眼睛，长眉大耳，朗朗的三牙须，银也似白的；纱帽皂靴，红袍金带，——可是倪老先生模样么？”唬得众人一身冷汗，都跪下道：“正是他生前模样。”大尹道：“如何忽然不见了？他说家中有两处大厅堂，又东边旧存下一所小屋，可是有的？”善继也不敢隐瞒，只得承认道：“有的。”大尹道：“且到东边小屋去一看，自有话说。”众人见大尹半日自言自语，说得活龙活现，分明是倪太守模样，都信道倪太守真个出现了，人人吐舌，个个惊心。谁知都是滕大尹的巧计。他是看了行乐图，照依小像说来，何曾有半句是真话！有诗为证：

圣贤自有空题目，惟有鬼神不敢触
若非大尹假装词，逆子如何肯心服。

倪善继引路，众人随著大尹来到东边旧屋内。这旧屋是倪太守未得第时所居，自从造了大厅大堂，把旧屋空著，只做个仓厅，堆积些零碎米麦在内，留下一房家人看守。大尹前后走一遍，到正屋中坐下，向善继道：“你父亲果是有灵，家中事体，备细与我说了，教我主张。这所旧宅子与善述。你意下如何？”善继叩头道：“但凭恩台明断。”大尹讨家私簿子，细细看了，连声道：“也好个大家事！”看到后面遗笔分关，大笑道：“你家老先生自家写定的，方才却又在我面前说善继许多不是，这个老先生也是没主意的。——唤倪善继过来。——既然分关写定，这些田园帐目，一一给你，善述不许妄争。”梅氏暗暗叫苦。方欲上前哀求，只见大尹又道：“这旧屋判与善述。此屋中之所有，善继也不许妄争。”善继想道：“这屋内破家破火，不直甚事，便堆下些米麦，一月前都柴得七八了，存不多儿，我也够便宜了。”便连连答应道：“恩台所断极明。”大尹道：“你两人一言为定，各无翻悔。众人既是亲族，都来做个证见。方才倪老先生当面嘱付说：‘此屋左壁下埋银五千两，作五坛，当与次儿。’”善继不信，禀道：“若果然有此，即使

万金，亦是兄弟的，小人并不敢争执。”大尹道：“你就争执时，我也不准。”便教手下讨锄头铁锹等器。梅氏母子作眼，率领民壮往东壁下掘开墙基，果然埋下五个大坛；拔起来时，坛中满满的都是光银子；把一坛银子上秤称时，算来该是六十二斤半，刚刚一千两足数。众人看见，无不惊讶。善继益发信真了：“若非父亲阴灵出现，面诉县主，这个藏银，我们尚且不知，县主那里知道？”只见滕大尹教把五坛银子，一字儿摆在自家面前，又分付梅氏道：“右壁还有五坛，亦是五千之数。更有一坛金子，方才倪老先生有命：送我作酬谢之意，我不敢当。他再三相强，我只得领了。”梅氏同善述叩头说道：“左壁五千、已出望外，若右壁更有，敢不依先人之命！”大尹道：“我何以知之？据你家老先生是恁般说，想不是虚话。”再教人发掘西壁，果然六个大坛，五坛是银，一坛是金。善继看着许多黄白之物，眼中都放出火来，恨不得抢他一锭；只是有言在前，一字也不敢开口。滕大尹写个照贴，给与善述为照，就将这房家什，判与善述母子。梅氏同善述不胜之喜，一同叩头拜谢。善继满肚不乐，也只得磕几个头，勉强说句“多谢恩台主张”。大尹判几条封皮，将一坛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轿前，抬回衙内，落得受用。众人都认道真个倪太守许下酬谢他的，反以为理之当然，那个敢道个“不”字！这正叫做“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若是倪善继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将家私平等分析，这千两黄金，弟兄大家该五百两，怎到得胜大尹之手？白白里作成了别人，自己还讨得气闷，又加个不孝之弟之名。千算万计，何曾算计得他人，只算计得自家而已！

间话休题。再说梅氏母子，次日又到县拜谢滕大尹。大尹已将行乐图取去遗笔，重新裱过，给还梅氏收领。梅氏母子方悟行乐图上一手指地，乃指地下所藏之金银也。此时有了这十坛银子，一般置买田园，遂成富室。后来善述娶妻，连生三子，读书成名。倪氏门中只有这一枝极盛。善继两个儿子，都好游荡，家业耗废。善继死后，两所大宅子，都卖与叔叔善述管业。里中凡晓得倪家之事本末的，无不以为天报云。诗曰：

人来天道有何私，堪笑倪郎心太痴！
忍以嫡兄欺庶母，却教死父算生儿。
轴中藏字非无意，壁下埋金属有司。
何似存些公道好，不生争竞不兴词！

胭脂

东昌卞氏，业牛医者，有女小字胭脂，才姿慧丽。父宝爱之，欲占凤于清门，而世族鄙其寒贱，不屑缔盟，以故及笄未字。

对户龚姓之妻王氏，佻脱善谑，女闺中谈友也。一日，送至门，见一少年过，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动，秋波萦转之。少年俯其首，趋而去。去既远，女犹凝眺。王窥其意，戏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无恨。”女晕红上颊，脉脉不作一语。王问：“识得此郎否？”答云：“不识。”王曰：“此南巷颯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与同里，故识之。世间男子，无其温婉。今衣素，以妻服未阉也。娘子如有意，当寄语委冰焉。”女无言，王笑而去。

数日无耗，女疑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宦裔不肯俯就，悒悒徘徊，萦念颇苦，渐废饮食，寝疾憊顿。王氏适来省视，研诘病由。女曰：“自亦不知。但尔日别后，即觉忽忽不快，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语曰：“我家男子，负贩未归，尚无人致声鄂郎，芳体违和，莫非为此？”女赧颜良久。王戏之曰：“果为此者，病已至是，尚何顾忌？先令其夜来一聚，彼宁不肯？”女叹息曰：“事至此，已不能羞。若渠不嫌寒贱，即遣媒来，病当愈。若私约，则断断不可。”王颌之而去。

王幼时与邻生宿介通，既嫁，宿侦夫他出，辄寻旧好。是夜宿适来，因述女言为笑，戏嘱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闻之窃喜，幸其机之可乘也。将与归谋，又恐其妒，乃假无心之词，问女家闺闼甚悉。次夜，逾垣入，直达女所，以指叩窗。女问：“谁何？”答曰：“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为百年，不为一夕。郎果爱妾，但宜速倩冰人；若言私合，不敢从命。”宿姑诺之，苦求一握纤腕为信。女不忍过拒，力疾启扉。宿遽入，即抱求欢。女无力撑拒，仆地上，气息不续。宿急曳之。女曰：“何来恶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温驯，知妾病由，当相怜恤，何遂狂暴如此！若复尔尔，便当呜呼，品行亏损，两无所益。”宿恐假迹败露，不敢复强，但请后会。女以亲迎为期，宿以为远，又请之。女厌纠缠，约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许。宿捉足解绣履而去。女呼之返，曰：“身已许君，复何吝惜？但恐画虎成狗，致贻污谤。今褻物已入君手，料不可返。君如负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卧，心不忘履，阴揣衣袖，竟已乌有。急起篝灯，振衣冥索。诘王，不应，疑其藏匿。王又故笑以疑之。宿不能隐，实以情告。言已，遍烛门外，竟不可得，懊恨归寝。窃幸深夜无人，遗落当犹在途也。早起寻之，亦复杳然。

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无籍。尝挑王氏不得，知宿与洽，思掩执以胁之。是夜，过其门，推之未扃，潜入。方至窗外，踏一物，软若絮帛，拾视，则巾裹女舄。伏听之，闻宿自述其悉，喜极，抽身而出。逾数夕，越墙入女家，门户不悉，误诣翁舍。翁窥窗，见男子，察其音迹，知为女来者。大怒，操刀直出。毛大骇返走，方欲攀垣，而卞追已近，急无所逃，返身夺刀。媪起大呼，毛不得脱，因而杀翁。女稍痊，闻喧始起。共烛之，翁脑裂不复能言，俄顷已绝。于墙下得绣履，媪视之，胭脂物也。逼问女，女哭而实告之，但不忍贻累王氏，言鄂生之自至而已。天明，讼于邑，邑宰拘鄂。鄂为人谨讷，年十九岁，见客羞涩如童子。被执骇绝，上堂不知置词，惟有战栗。宰益信其情真，横加械梏。生不堪痛楚，遂诬服。乃解郡，敲朴如邑。

生怨气填塞，每欲与女面相质。及相遭，女辄詈骂，遂结舌不能自伸，由是论死。往来覆讯，经数官无异词。

后委济南府覆审。时吴公南岱守济南，一见鄂生，疑其不类杀人者，阴使人从容私问之，俾得尽其词。公以是益知鄂生冤，筹思数日，始鞠之。先问胭脂：“订约后，有知者否？”答：“无之。”“遇鄂生时，别有人否？”亦答：“无之。”乃唤生上，温语慰之。生自言：“曾过其门，但见旧邻妇王氏与一少女出，其即趋避，过此并无一言。”吴公叱女曰：“适言别无他人，何以有邻妇也？”欲刑之。女惧曰：“虽有王氏，与彼实无涉。”公罢质，命拘王氏。拘到，禁不与女通，立刻出审。便问王：“杀人者谁？”王对：“不知。”公诈之曰：“胭脂供言，杀卞某汝悉知之，胡得隐慝？”妇呼曰：“冤哉！淫婢自思男子，我虽有媒合之言，特戏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细诘之，始述其前后相戏之词。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涕曰：“自己不肖，致父惨死，讼结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诚不忍耳。”公问王氏：“既戏后，曾语何人？”王供：“无之。”公怒曰：“夫妻在床，应无不言者，何得云无？”王供：“丈夫久客未归。”公曰：“虽然，凡戏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将谁欺？”命桎十指。妇不得已，实供：“曾与宿言。”公于是释鄂拘宿。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妓者必非良士！”严械之。宿自供：“赚女是真。自失履后，未敢复住，杀人实不知情。”公怒曰：“逾墙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胜凌籍，遂亦诬承。招成报上，无不称吴公之神。铁案如山，宿遂延颈以待秋决矣。

然宿虽放纵无行，实亦东国名士。闻学使施公愚山贤能称最，且又怜才恤士，因以一词控其冤枉，语言怆恻。公乃讨其招供，反复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冤也。”遂请于院、司，移案再鞠。问宿生：“鞋遗何所？”供言：“忘之。但叩妇门时，犹在袖中。”转诘王氏：“宿介之外，奸夫有几？”供言：“无有。”公曰：“淫乱之人，岂得专私一个？”供言：“身与宿介，稚齿交合，故未能谢绝。后非无见挑者，身实未敢相从。”因使指其人以实之。供云：“同里毛大，屡挑而屡拒之矣。”公曰：“何忽贞白如此？”命榜之，妇顿首出血，力辩无有，乃释之。又诘：“汝夫远出，宁无托故而来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贷馈赠，曾一二次入小人家。”盖甲、乙皆巷中游荡子，有心于妇而未发者也。公悉籍其名，并拘之。既集，公赴城隍庙，使尽伏案前。便谓：“曩梦神人相告，杀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对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虚者，廉得无赦！”同声言无杀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将并加之，括发裸股，齐鸣冤苦。公命释之，谓曰：“既不自招，当使鬼神指之。”使人以毡褥悉障殿窗，令无少隙。袒诸囚背，驱入暗中，始授盆水，一一令自盥讫，系诸壁下，戒令：“面壁勿动。杀人者，当有神书其背。”少间，唤出验视，指毛曰：“此真杀人贼也！”盖公先使人以灰涂壁，又以烟煤濯其手。杀人者恐神来书，故慝背于壁而有灰色；临出，以手护背而有烟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尽吐其实，判曰：

宿介蹈盆成括杀身之道，成登徒子好色之名。只缘两小无猜，遂野鹜如家鸡之恋；为因一言有漏，致得陇兴望蜀之心。将仲‘子而逾墙，便如鸟堕，冒刘郎而入洞，竟嫌门开。感悦惊虬，鼠有皮胡若此？攀花折树，士无行其谓何！幸而听病燕之娇啼，犹为玉惜；

恰弱柳之憔悴，未似莺狂。而释么凤于罗中，尚有文人之意；乃劫香盟于袜底，宁非无赖之尤！蝴蝶过墙，隔窗有耳；莲花卸瓣，堕地无踪。假中之假以生，冤外之冤谁信？天降祸起，酷械至于垂亡；自作孽盈，断头几于不续。彼逾墙钻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僵李代桃，诚难消其冤气。是宜稍宽笞扑，折其已受之刑；姑降青衣，开彼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猾无籍，市井凶徒。被邻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贼智忽生。开户迎风，喜得履张生之迹，求浆值酒，妄思偷韩掾之香。何意魄夺自天，魂摄于鬼。浪乘槎木，直入广塞之宫；径泛渔舟，错认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焰，欲海生波。刀横直前，投鼠无他顾之意；寇穷安住，急兔起反噬之心。穴壁入人家，止期张有冠而李借；夺兵遗绣履，遂叫鱼脱网而鸿罹。风流道乃生此恶魔，温柔乡何有此鬼蜮哉！即断首领，以快人心。胭脂身犹未字，岁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应有郎似玉；原霓裳之旧队，何愁贮屋无金？而乃感关雎而念好逑，意绕春婆之梦；怨慄梅而思吉士，遂离倩女之魂。为因一线缠萦，致使群魔交至。争妇女之颜色，恐失“胭脂”；惹鸷鸟之纷飞，并托“秋隼”。莲钩摘去，难保一瓣之香；铁限敲来，几破连城之玉。嵌红豆于骰子，相思骨竟作厉阶；丧乔木于斧斤，可憎才真成祸水！葳蕤自守，幸白璧之无瑕；縲继苦争，喜锦衾之可覆。嘉其入门之拒，犹洁白之情人；遂其掷果之心，亦风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尔冰人。

案既结，遐迩传诵焉。

自吴公鞠后，女始知鄂生冤。堂下相遇，腼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词，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恋之情，爱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且日登公堂，为千人所窥指，恐娶之为人姗笑。日夜萦回，无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贴。邑宰为之委禽，送鼓吹焉。

异史氏曰：“甚哉，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纵能知李代为冤，谁复思桃僵亦屈？然事虽暗昧，必有其间，要非审思研察，不能得也。呜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被放衙，下情民艰，更不肯一劳方寸。至鼓动衙开，巍然高坐，彼晓晓者直以桎梏静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

